

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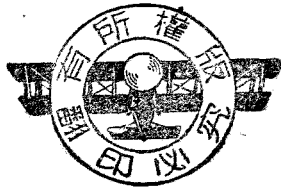
如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新三版

新編

趙五娘

洋裝一册 定價四元五角
(外埠酌加郵費)



編者 楊德恩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福州路

序

琵琶記爲明初高明所作的戲文，演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故事。按蔡伯喈的傳說，自南宋以來即有之，陸放翁捨舟步歸四絕之一云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可知蔡中郎（即伯喈）的故事，在宋時已有人彈唱了。但蔡伯喈雖實有其人，卻並無其事，實爲後來傳說之誤，將姓蔡的誤指爲伯喈而已。按說郭所收唐人小說中，有記唐相牛僧儒之子友人蔡生，雖已有前妻趙氏，惟受牛氏強迫，不能辭，乃與牛氏女重婚。後牛氏與趙氏同侍蔡生，相安度日。作者取材，或在於此，因不知蔡生真名，所以借用伯喈而已。

本書全依高作，改編爲通俗小說，以便一般閱讀。雖然琵琶記故事，殆已爲婦孺所知，然翻作小說，猶未或聞。此記在南戲中，向推爲第一部傑作，以其曲詞高妙，布置穩貼，能使觀者受極大的感動。所以遠在百年（一八四一）以前，卽有法人拔踐的譯本，今則又有英美譯本，在歐美上演，其名貴可知。惟戲曲在於搬演，小說在於誦讀，體例絕異，所以編寫之際，分節不能與原曲雷同。又劇中有許多情節，不合事實，尤其是考試一場，全在諷刺試者的腐敗，毫無根據，這因爲文學作品，並非卽歷史著作。這種地方，讀者應另眼相看，不可拘泥於事實的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楊德恩

目次

一	爲功名蔡公逼試	一
二	中狀元蔡母嗟兒	一〇
三	奉聖旨大師招婿	一九
四	無奈何伯喈再婚	二七
五	遭飢荒五娘吃糠	三四
六	念家鄉伯喈憂思	四五
七	剪頭髮五娘葬親	五二
八	問衷情牛氏諫父	六〇
九	上京都五娘尋夫	六九
十	得真容伯喈逢婦	七八
十一	掃墳墓張公遇使	八九
十二	歸鄉里蔡門旌獎	九四

一 爲功名蔡公逼試

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候，那陳留郡蔡府門中，有一天正是蔡公從簡八旬的生日，他的兒子伯喈，單名叫邕，特爲他老人家設一席壽筵，以祝父親八旬大慶。伯喈是蔡公老年所得的兒子，今年還只二十多歲，所以蔡公十分疼愛，新近爲他娶了媳婦，姓趙名叫五娘，到現在方纔兩月。那五娘不但生得十分美貌，而且賦性溫雅，閑習詩書，博通經史，詩賦詞章，都能窮極其妙，和伯喈正是一對佳人才子，難得的如意夫妻，美滿姻緣。

雖然伯喈如此多才，也已中了秀才，預備奉侍雙親，終老不離家鄉，可是蔡公總不以爲然，要伯喈更求上進，赴京應試，以便得着一官半職，也好顯親揚名，光耀門楣。就在飲酒的時候，他對伯喈說：

「孩兒！你今日爲我兩個慶壽，這是你的孝心。人生須要忠孝兩全，方才是個丈夫。我剛纔想了起來，



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你可上京應試。倘得中了進士，便有一官半職，可以濟世安民，這纔是忠孝兩全了。」

「爹爹的話固然很對，不過爹媽高年在堂，無人侍奉，孩兒怎能遠離呢？」伯喈卻不願遠離去應試。

「什麼！你真沒有志氣。你知道嗎？做人最要光前耀後。你如默默無聞，這是辜負我的希望了。」蔡公不由有些惱怒起來。

可是蔡婆也反對蔡公，她因愛子心切，不想伯喈遠離。她說：「你也要知道，人生的真樂，是在骨肉永相團聚，何必教他遠離，去謀一官半職呢！」

伯喈看了這般情形，便連忙打開話兒，勸父親多飲幾杯壽酒。五娘在旁，也幫助篩酒。這一天，蔡公也就不再理論，大家喜喜歡歡的過去了。

可是到了三月，正是京試的時期了，郡裏已把伯喈的名字，保薦上去，這天已派吏人前來辟召，明天須要動身。伯喈雖然還想苦守清貧，力行孝道，侍養父母，不離家鄉，可是蔡公定逼他去應試。他們的鄰居張廣才，也前來相勸。他是上了年紀的老翁，和蔡公很是莫逆，人家都尊稱他爲太公。那天張廣才來到伯喈地方，劈頭就對伯喈說：

「秀才！試期快到了，你該早辦行李去京呀！」

「太公！我雙親年老，實在不敢離去。」伯喈還是不想去試。

「唉，秀才！你雖想念你父親年老孤單，但你父親正望你榮華富貴。你趁此良機不去，

還等什麼時候呢？」

「太公的話原極有理，可是父母無人侍奉，我也怎能去呢？」伯喈總是想念他的父母。

「你既不肯去了，且看老員外和老安人怎樣說罷！我想起來，他們還是教你去的。」

張廣才說了，正想走時，不想蔡公蔡婆也出來了，便再請他坐下。蔡公看伯喈毫無動

靜，心裏又在氣惱。他滿想自己兒子能得一官，便心滿意足，死也稱心，所以開口便說：

「孩兒！試期已快到了，秀才們都已前去應試。你明天就要動身，爲甚還不預備行李呢？」

這使蔡婆聽了，還是不以爲然，罵蔡公一聲老賊。說：「我們都已年老，又沒七子八婿，只有一個孩兒，要他供奉甘旨。況且他纔結婚兩月，怎可強逼他去爭名奪利呢？」

可是蔡公不理蔡婆的話，只管叮囑伯喈說：「孩兒！如今黃榜招賢，試期已逼，郡中既然推薦了你，你的學問可知，怎麼可以不去應試呢？」

「爹爹！孩兒非不要去，只是爹媽年老，家中沒人侍奉。」伯喈還是老套的回答。

「是呀，秀才應當去應試的。」在旁的張廣才也插嘴說。

「唉，太公！你豈不知道，我家中又沒有七子八婿，只有一個孩兒，怎能去呢？」蔡婆頗不高興張廣才的插嘴了。

「你怎說這樣的話，難道如今去應試的，家中都有七子八婿嗎？」蔡公又和蔡婆鬪嘴起來了。

「老賊！」蔡婆怒氣沖沖的回答說：「你如今眼昏耳聾，又走動不得。你教他去後，倘有些什麼差池，教誰來看顧你？真個是沒飯吃時，你便要餓死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「你是女人，知道些什麼！」蔡公也怒氣勃勃的說：「孩兒若做得官時，便可改換門楣，怎麼可以不教他去呢？」

伯喈看雙親這樣勃谿，只得圓解的說：「爹爹所說自然對的，只是孩兒實在難去，像爹爹年老，我總得侍奉爹爹呀！」

「依你的話，只有沒爹娘的人纔好去求試了。難道這次去求試的人，都是沒爹娘嗎？」蔡公還是理直氣壯的說。

「秀才！你也不要再固執了。」張廣才在旁又插嘴說：「男兒漢正要有凌雲的志氣，怎可苦守清貧呢？要知你此去正爲父親而去，這也就是你在侍養父親了。」

這樣使得伯喈真是無話可說，只有蔡婆還是和伯喈一邊，罵蔡公僅顧將來，不顧目前。這也難怪，做娘的總是不愛兒子遠離，況且自己已是風燭殘年，一有差池，便會無人照顧了。蔡公想着伯喈爲什麼這樣不願意去，真個爲侍奉他老人家嗎？他的想法卻不如此，以爲伯喈新婚不過兩月，或者貪戀妻子，所以不肯遠離，目的並非真爲侍奉雙親，於是他對張廣才說：

「我想到了，他所以不肯去應試的道理了。」

「老員外知他爲着什麼？」張廣才倒還想不起來。

「他嗎？他一定是戀着被窩中的恩愛，所以捨不得東分西離的。」蔡公雖老，說話倒還是這樣的俏皮。

這教伯喈聽了，連忙分辨說：「孩兒豈有這樣的心！」

蔡公還是不相信伯喈的話，反而向伯喈說：「你是個讀書的人，我有一個比方說給你聽：從前大禹娶塗山氏的女爲妻，新婚四日，他便走了。現在你新婚已有兩月，還捨不得分離嗎？」

說得張廣才笑了起來，對伯喈說：「呀，秀才！你真敢這樣嗎？」

「太公！小的怎敢這樣。」伯喈真是急得辨也不敢辨了。倒是蔡婆替他辨解說：

「太公！他意只是侍奉雙親，必不會貪歡戀妻。從前曾參是個純孝的人，也何曾去應舉及第呢！功名富貴是靠天的，天若賜你，不求也會到的。」

「娘的話很對。」伯喈連忙同意蔡婆的話說。

「你說娘話對，那末便說我話不對了。我看你只是戀着新婚，反對我的話而已！」蔡公又發怒了。

伯喈看見父親發怒，就跪在地上，對天起誓，說是「我蔡邕如果戀着新婚不肯去試的話，該是天誅地滅！」

「畜生！」蔡公更盛氣的說：「我教你去應試，也無非要改換門楣，光顯祖宗，你卻七推八阻，那末究竟爲的是什麼？」

「爹爹！孩兒怎敢七推八阻呢！只是爹媽年老，無人侍奉，萬一有些差池，一來人道孩兒不孝，撇了爹娘去取功名；二來人道爹爹所見不明，只有一子，教他遠離；孩兒因此不敢從命。」

「不從我命也由於你。我且問你，怎樣叫做孝？」

「老賊！你年紀到了八十，還不知道孝嗎？披麻帶索，這便叫孝。」蔡婆搶着替伯喈回答。

「噢！你曉得什麼！」蔡公不悅他老妻說。

「爹爹！孩兒以為孝，就是侍奉父母。古人說得好，父母在，不遠游。孩兒不肯應試，就為這個原因。」

「你說的只是小節，不曾說着大孝。」

「老賊！你又不曾死，只管教他做大孝幹什麼？」蔡婆又忍不住要插嘴了。

「噢，你又知道什麼！」蔡公一面又訓誨伯喈說：「你是讀書的人，要知孝是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你只說侍奉侍奉，這只是小孝。必須要立身行道，揚名後世，以顯父母，這纔是大孝。你知道嗎？」

「爹爹說得極是。但是孩兒此去，真能够做得官嗎？如果不能中舉，那就一面不能事親，一面又不能事君，兩面都誤事了。」

伯喈這樣一說，忍不住張廣才又要插嘴。他以為像伯喈的才學，那裏會做不到官，因此

說：「秀才只管前去，那有得不到一官的道理！」話猶未了，卻被蔡婆打住。她卻比方了一個故事，說是「以前東村李員外有個孩兒，也讀幾行書的。他爹爹每天吵鬧，只是教孩兒出去求官。孩兒吃不過爹爹的吵鬧，便去到京裏。可是到了那裏，並無人抬舉他，他遂流落爲丐，到街上去乞食。後來在街上碰見一個宰相，他連忙在地上拜着，叫聲抬舉。那宰相說：『我給你做個養濟院大使，去管你爹娘罷！』這孩兒暗自想着：『做了養濟院大使，怎麼會管得自己的父母呢？』等到他回家後，不想他父母因無人侍養，竟流落在養濟院裏居住。他父母見孩兒回來，還以爲教孩兒去京求官的是，因爲自己孩兒做了養濟院大使，衆人便不敢再欺負他們了。」接着便說：「太公！你如今勸我孩兒去應試，莫非也教他做個養濟院大使回來嗎？」

「老安人真是說笑話了。」不由使張廣才笑了起來。

「好了，現在也不必多說了，你趁早收拾行李起程罷！」蔡公知道蔡婆也有了同意，便這樣叮囑伯喈說。

「只是孩兒去了，爹媽教誰看管呢？」伯喈還是忘心不下他的爹娘。

「秀才！你這些儘可不必憂慮！」張廣才很慷慨的說：「自古說得好：千錢買鄰，八百舍。老漢既然和你們鄰居，你但放心前去。倘是府上有什麼小欠缺，老漢自會前來幫忙的。」

「這樣真要多謝太公了！凡事全仗太公周濟。此去如果能得成功，決不敢忘太公大恩

的。」

這樣大家辨論定當，伯喈便只得上京趕考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動身起行。只是那夜苦了五娘，新婚剛纔兩月，從此便要分離。五娘起初還以為伯喈自己為功名所迷，願意去京。等待伯喈解說，才知被逼無奈。她本來還想對蔡公勸說一番，怕伯喈去後，真要無人照管，可是後來怕被蔡公說她不賢，只管迷戀丈夫，也就罷了。只是自己總有些難分難捨，不由得流起眼淚來了。

越是要別離，時間越過去得快，一夜到天明，很快的就過去了。伯喈現在真要動身，張廣才也來相送。伯喈想托付他的家事，便說：

「太公！卑人如今出去，家裏並無親人。爹媽年老，只有一個媳婦，卻是女流，凡事全賴太公。相與扶持。家裏倘有些小欠缺，還望太公周濟。昨天已蒙親許，今天特再拜懇。卑人倘有寸進，自當相報，決不敢忘恩的。」

「秀才！受人的託，必當忠人的事；況且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昨天已許秀才，去後決不相誤。你只管放心前去了。」

於是伯喈便向雙親辭別，說着：「孩兒現在去了，爹媽休要牽掛。孩兒今年總可回來，但願雙親康健，那時再拜堂前。」

「我孩兒不須牽掛。只望得中以後，便須早些寄書回來！」

蔡公雖然這麼說着，可是蔡婆卻難過極了，眼見自己的孩兒就要走了，她真不知如何是

好。伯喈勸她且自寬懷，她老年人那裏能够寬懷，老眼已不由自主的流出淚來。伯喈也悲不自勝。還是老漢張廣才，勸伯喈說：「你爲你的母親，不應該自己難過的。」蔡公也說：「我心中也何嘗不難過呢！只是爲你榮顯打算，你應該早些走呀！」

蔡婆聽了這話，倒反更痛苦起來，說着：「孩兒呀！你去了以後，不知何日能再見呢？」「只要早去早回，不要教人癡望就是了。」蔡公寬慰着蔡婆說，一邊就教蔡婆到裏面去，免得母子相對而泣。張廣才也想走了，因爲他看五娘還有話對伯喈要說，他不好意思再在中間阻人的說話。

現在廳裏只留着伯喈和五娘兩人了，那真是「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過遠別共生離。」五娘只是含着眼淚，不說一句話語。伯喈於是過去輕輕的說：

「娘子！你有什麼牽掛嗎？我現在要走了。」

「官人！你怎能捨得我去了？」五娘方才似嗔非嗔的說。

「唉！我也怎能捨得你呢！只是時候已到，不能不走了。」

「我並非爲我自己，難捨得你。只是你去以後，我怕公婆沒主，不是更冷清嗎？」

「我也知道，這些只望你娘子看承，爲我問冷問暖了。」

伯喈說了，又想走時，不想五娘真哭起來。伯喈只得又回身轉來，說：「娘子，你怎樣了？」

五娘想說總說不出話來，最後方決意的說：「官人！你如得中進士，就該快些回來，即

使不爲着我，也應想你雙親，不要留戀他鄉纔是。」

「娘子！你只管放心，我如得中以後，必定早早回來，決不留戀他鄉。現在時候不早，怕爹爹又要出來相促，你也回進去罷！」

說着，伯喈便硬着心腸，頭也不回顧的走了。五娘還是癡立的望着，一直到伯喈影子完全消滅爲止。

二 中狀元蔡母嗟兒

「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」那三月的時候，槐花黃了，也正是赴科場舉子最忙的時候。蔡伯喈自從動身赴京以後，在路上遇見許多舉子，也同他一樣去京求試。有一天，他在客寓裏，碰到三個舉子，因此互相攀談，就成了知己朋友。其中一個叫李羣玉，爲人正直，也如伯喈頗有學問。一個叫落得嬉，還有一個叫常白將，都是胸無點墨的花花公子。因爲從前考場裏面，也有種種弊病，只要有錢有勢，也可買通關節，考試中式的。他們坐談時候，大家都做成一首詩，講些各人的學識和志氣怎樣。

蔡伯喈說：「小子坐則讀，行則吟，窮年屹屹苦搜尋。文章驚世無敵手，盡是當年惜寸陰。」

李羣玉說：「小子不將窮達付前緣，常把勤勞契上天。人事盡時天理見，才高豈得困林

泉？」

落得嬉說：「小子讀書費力，每在螢窗講習。常念青春不再，那更白日可惜。熟讀孝經曲禮，博覽詩書周易。春秋諸子百家，篇篇義理細繹。前日行到學中，夫子潛自叫屈。」說了，李羣玉倒有些莫名起來，問他：「夫子是聖人，怎麼會叫屈呢？」他說：「因為夫子說是可惜這個秀才，眼中一字不識。」羣玉不覺大笑起來說：「原來落兒雖說熟讀，卻是並不識字的。」

最後要輪到常白將了，他說：「小子言不妄發，寫字極有方法。先將好墨磨濃，次把純毫蘸着。推開淨几明窗，展舒錦箋繡札。不問正草隸篆，寫出都是法帖。大字粗如庭柱，小字細似頭髮。王羲之拜我為師，歐陽詢見我嚇殺。」說猶未了，李羣玉不覺驚奇說：「原來常兄是位書法大家！」常白將接着又說：「早間寫個八字，忘了一撇一捺。」大家不覺都笑了起來，因為他實在是個吹牛大家，那裏是位書法大家呢！

說了，各人也就安寢，蔡伯喈只是想念雙親，想念妻子，這樣遠遠別離，又難寄帶家信，不知何日可以重聚。李羣玉只想念功名，只望此去一舉成名，可以錦衣還鄉，不怕家人的笑他了。落得嬉只想路上有花可採便採，有酒可飲便飲，功名固然要緊，花酒也不可省。那常白將呢？只想早些到京，享受些繁華風情，根本不想什麼功名的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們就各自動身，趕緊到京裏去。過了幾天，到了京都，禮部已佈置好了貢院，讓各地舉子依次入院，舉子一共有五百多人，每人各給卷子一本，蠟燭一條，各分東

西廊下伺候題目。伯喈等四人也混在裏面。落得嬉想：「我什麼都不懂，只好碰碰我的命運了。」

那試官是個風流試官，他自定新例，不比往年，第一場考文，第二場考論，第三場考策；他改爲第一場考對，第二場猜謎，第三場唱曲。如果對做得當，謎猜得着，曲唱得好，就取他爲頭名狀元；如果對得不當，猜得不着，唱得不好，就將他黑墨擦臉，亂棒打他出去。

第一個就是考伯喈，那試官先出一個對，叫做「星飛天放彈。」伯喈對着說：「日出海拋球。」試官不覺大驚，連忙說：「妙！妙！」第二個是落得嬉，試官出對說：「毛詩三百首。」落得嬉竟說：「還有十一篇。」試官不覺搖頭嘆氣說：「那有這種對法，快去快去！」就也不再命他對了。

接着來考伯喈猜謎了。試官說：「我出天下八個省名的謎與你猜。一聲霹靂震天關，兩個肩頭不得閒，去買紙來作裱褙，欠人錢債未曾還。」伯喈猜着說：「第一句是京東京西，第二句是江東江西，第三句是湖東湖西，第四句是浙東浙西。」那試官又說：「妙！妙！」於是又教落得嬉過去，試官出謎說：「我出山上四樣樹名的謎與你猜。雨中妝點望中黃，獨立深山分外長，廊廟之材應見取，家家織就綺羅裳。」落得嬉竟瞎猜說：「第一句是柏樹，第二句是槐樹，第三句是楓樹，第四句是柳樹。試官又連說：「不是不是。」

最後要考唱曲了。那試官說：「我唱一隻曲兒，你末後湊成一句，要押韻的。」那曲是

「長安富貴真罕有，食味皆山獸。熊掌紫駝峯，四座馨香透，」伯喈便湊成說：「把與試官來下酒。」試官不覺骨頭大鬆說：「妙呀！妙呀！三場都好，這是個真秀才！」隨即又唱一曲說：「看你腹中何所有，一袋腌臢臭。若還放出來，見者都奔走，」落得嬉也像伯喈湊成末句說：「把與試官來下酒。」試官聽了，不覺大怒說：「什麼，你竟把腌臢臭給我下酒！」一面吩咐旁人，大聲的說：「快將他黑墨搽臉，亂棒打了出去！」

這樣考試完畢，蔡伯喈就中了第一名狀元了，照例脫着布衣，換上羅袍，布衣是白的，羅袍是藍的，脫白換藍，這是當時人認爲非常的榮耀。又腰繫金帶，身騎駿馬，這就是蔡公念念的所望，現在伯喈都做到了。

說起游街，在現在人看起來好像只有犯人是這樣的，其實當時狀元游街，正所謂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遍長安花。」是件無上的榮典。一時各街人山人海，都來爭看那新中的狀元郎。

遊了街後，還要到杏園赴宴，這是天子特爲新進士所設的宴，都是上等排場。那園裏有個繡閣，閣裏珠簾高捲，繡幕低垂。金爐裏燒着慢騰騰的瑞腦，玉瓶中插着嬌滴滴的奇花。四圍環繞着山水畫屏，滿座重鋪着錦繡褥子。珊瑚的席，玳瑁的筵，金製的盤，犀製的筋，安排得奇巧錯落。飲食都是龍鳳珍羞，金漿玉液。真是身非入帝王之家，那裏能享受到這樣的清福呢！

當遊街的時候，除了狀元郎領前外，還有許多進士，也跟在後面。那知有一個進士，因

爲高興過度，一不小心，竟從馬上翻身下來，大喊「救命！救命！」可是人家都不敢救他，反都呵呵大笑起來了。

那時有個中書省郎官，正奉朝旨要到杏園去陪狀元進士的宴席，路過那裏，這墜馬進士又大喊起來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郎官還以爲自己的馬踏傷了人，連忙勒馬停止，一看還是一個漢子，倒在地。他便問那漢子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墜馬的進士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那末快起來罷！」

「請問尊官是誰？」那個進士起來了問。

「我是中書省的陪宴官。」那郎官回答說，接着又問：「不知足下爲甚墜馬的？」

「因爲街上看我們的人太多，馬驚而跳，我便翻下來了。」

「這馬現在那裏去了？」

「知牠那裏去了。我已傷了，還問馬嗎？」

「那末，我且就這裏人家，借一匹馬與你騎罷！」

「不好不好，你如借馬給我騎，我便去死。」

「這算什麼意思？」不由郎官驚奇起來。

「你不聞孔子說過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嗎？」

「孔子那有這樣的話，真是一片胡說。」那個郎官方才看輕他了，原來他是個毫無學識的人。這樣他既不願騎馬，就讓他一拐一拐，走到杏園裏面。這也可見所謂進士，有的很靠不住的。

在宴會時候，照例又要賦詩留個紀念。第一個當然請伯喈作，伯喈便口占一首說：「五百名中第一仙，花如羅綺柳如煙。綠袍乍着君恩重，黃榜初開御墨鮮。禮樂三千傳紫禁，風雲九萬上青天。時人漫說登科早，未許嫦娥愛少年。」

大家都說「妙妙！」後來輪到那個傷足的進士，他便說：「我只有四句，遲日西山麗，春風花草香。……」話猶未了，那郎官卻說：「這是古詩，用不得的。」

「噢！我前日三場考試，也都是別人文章，尙自中了。怎麼現在借了別人的詩，卻用不了？」

「過去只是筆試，現在卻要口試了。」那郎官打趣說。

「哦！你道我真個不會作嗎？我且將就做一首給列位看看。」便口占一首說：「赴選何曾入棘闈，此身未擬著荷衣。三場盡是情人作，一字全然匪我爲。自笑持杯惟戀酒，卻愁把筆怎題詩！有人問我求佳作，問我先生便得知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！大家還是飲酒罷！」

於是諸進士都狂飲爲歡，惟有伯喈卻想起了在家的父母妻子，不覺持杯心痛，即使是美酒，也難下喉嚨了。

那時在家鄉的父母妻子，確也怎樣的想念伯喈。尤其是五娘，自從伯喈去後，音信全無，更使她想念得很，正所謂「天涯海角有窮時，只有此情無盡處。」她看見伯喈最愛好的寶琴，現在已無人再彈了，只有灰塵一層一層加在那琴上。她開了門，覺得房內一切都是寂寞；她開了窗，覺得窗外一切都是蕭條。她不知伯喈現在是否也在想她，否則夫妻的恩情，正像朝露一樣，一息間就被太陽所融化了。

她的顏色現在漸漸憔悴，髮既懶梳，眉也懶畫。對鏡自憐，只時時數着歸期。「還有幾天可以歸來呢？」她時常這樣想，可是想想也老是枉然，因為伯喈既無音信帶來，歸期還是遙遙無期的呢！

她又想着公婆，現在只由她來奉承。可是她只是個女兒身，家裏又很清貧，怎能侍奉得週到。況且兩老已是風燭殘年，一有差池，教她怎樣能够擔承？她臨別的時候，也曾再三囑咐，教他早早歸來；可是京裏繁華，十里紅樓，正多富豪人家，他如將心一變，那真不堪設想。她想即使忘記了她，總也得想念他的父母。她決定做一個孝婦賢妻，不再別有想念，總望伯喈決不是這樣負心的人兒，會拋卻她這樣一個荆釵布裙妻子的。

也因為伯喈一去久無消息，蔡婆日夜埋怨蔡公，當初不應教孩兒出去。蔡公起初還不伏氣，只管和蔡婆鬧爭，到後來也不能不自認輸理，覺得有些後悔了。因為那年剛巧饑荒，家中但靠五娘一人，怎能應奉無缺。有一天，蔡公正自嘆着饑荒，真怕自己老命就會餓死，蔡婆使上前扭他耳朵，狠狠的說：

「老賊！你爲甚早時教孩兒出去應試？現在沒有飯吃，即使他做了狀元，幫助你些什麼？若是他在家里，總有辦法，也不至到這樣窮困地步。如今凍得你好，餓得你好，老賊！你還是去死了罷！」

「老乞婆！你埋怨我幹嗎？我不是神仙，那裏會知道現在這樣的飢苦。這個年頭，那家不忍飢挨餓，那個像你這樣埋怨我？好好！我死我死，現在飢荒既要死，被你埋怨不過也只有死。」

蔡公說了，真想去尋死了。幸而五娘上前攔阻，蔡公總算還死不成。可是蔡婆仍說：「老賊！你便去死，也消不得我這場嘔氣的。」

「公公！婆婆！且息怒罷！」五娘勸着兩老說：「當初公公教孩兒出去時節，自不知現在會這樣飢荒，婆婆也難埋怨公公的。現在婆婆看這樣飢荒，孩兒又不在眼前，心裏焦急，公公也休怪婆婆埋怨你的。還是請自寬心。將奴家釵梳首飾之類，當些去買糧米，以充公婆一時口食。寧可餓死奴家，決不將公婆落後的。」

「媳婦，你說得好！我只恨那老賊，他不該爲着功名，強逼孩兒出去。」蔡婆一面安慰五娘，一面又對蔡公罵着說：「我說你這老賊，只怕他做官時，你早做鬼，休想珍羞來侍奉你，現在連一口粥湯也沒有給你吃了。」

「養子教他讀書，自然要求功名，那個有不去應試的道理？你老乞婆！我說個比方給你聽，譬如從前范杞良差去築長城，他的娘親還敢埋怨誰？」

「老賊！你倒好比方，他是奉官差哩！」蔡婆婆還是不伏氣的說。

「就算是官差罷！這也是生死由命。世間正多子孫滿堂的人，但他們也有在挨餓的。」

「老賊！你還是這般口硬。我看你再過幾時，餓得你老口只能嗅屎了。」

「你也不要多埋怨我了，畢竟餓是大家都要餓的。」

這樣使五娘聽了真是難過極了，便又上前相勸說：「婆婆！孩兒雖然去了，他總有一天會回家的。」

「媳婦！我難道會不曉得孩兒總有一天回家的，只是眼前的日子正難過哩！」

「婆婆！我不是已經說過，還有些首飾之類，正好當些去買糧米的。」

「老賊！我若沒有這樣孝順的媳婦會擺佈，真把我餓死就在眼前了。」

「老乞婆！這是年歲如此，你埋怨我死也是無用的。」

「公公婆婆啊！不要再鬧吵了！這給外人聽了，總以為媳婦奉承不是，使得公婆這樣爭鬧。婆婆！這都是天降災害，無計可施。媳婦本像婆婆的親女兒，有什麼事都願擔當的，只要婆婆和公公和好就是了。」

蔡婆婆聽了，方才平心靜氣，只是眼看五娘年紀輕輕，就教她這般打算勞苦，真是過心不去，但伯喈既不回來，也只好暫時委曲她了。

三 奉聖旨太師招婿

蔡伯喈自從考中狀元以後，本想一心歸家，無奈天子拜他爲議郎，因此欲歸不得。又因無人可使，不能寄封家書回去；因此他的心裏很是苦悶，日夜想念家鄉，不知父母可好，妻子侍奉得怎樣。雖想上表辭官，又怕天子不肯允准，所以他好似吞了針線，刺着人的心腸一樣。

那知他既歸家不得，偏又有牛太師想贅他爲婿，這使他更苦悶了。原來當時丞相牛太師，夫人早亡，膝下只有一位小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又很貞潔賢德。她的臉兒像無瑕的美玉，心兒像幾層的清冰；雖在珠翠叢中長大，綺羅隊裏生來，卻是厭惡繁華，不愛笙歌，只喜針指工夫，讀書學禮。她的侍婢惜春，卻頑皮成性，愛好遊嬉。還有一個管家婆婆，年紀已有六十多了，卻也是人老心不老，愛和年輕的混在一起。一天早上，她們兩個，千方百計說動了小姐，讓她們在後花園裏閒耍半個時辰，她們才如鳥兒偷出籠外，快活得很。在園裏碰見伏侍老相公的一個院子，便大家閒說起來，想做遊戲消遣。那遊戲是打鞦韆，但園裏卻沒有鞦韆架子，於是三人便輪做鞦韆架，一人打，兩人擡。先由院子打，次由婆婆打，最後才輪到惜春。她正打時，不想小姐久候她們不去，便自出來，看見這個模樣，不覺十分惱怒，認爲做女人的不應如此放蕩。那院子和婆婆，一見小姐到來，早就溜走了。只剩惜

春，卻被小姐大大責斥一番，說是不應久留園裏，快快去習女工。惜春卻說：

「唉，苦呀！這般天氣，那一個不閒嬉的，小姐卻教惜春去習女工，真的不是悶煞惜春嗎？」

「女人家那個許你閒嬉？不習女工，該做什麼？你爲甚不學學那永不出閨門的人兒呢。」小姐還自說自己的道理。

「小姐！你有的是滿箱綺羅，滿頭珠翠，還少些什麼，爲甚要這樣自苦呢？」惜春卻不服小姐的說法。

「賤人！你怪我嗎？做女工是女人家本分的事，否則該做什麼的？」小姐卻有些怒意了。

「真是這樣，惜春要拜辭小姐走了。」惜春居然反抗起來了。

「你拜辭我到那裏去？」小姐倒有些驚奇起來。

「小姐！我去伏侍別人了。」惜春倒還這麼大膽說。

「唉，賤人！你伏侍我，我有什麼虧待你？」

「小姐！我伏侍你的時候，見男兒也不許我擡頭看上一眼，惜春實在難和小姐在一起了。」

「唉！這賤人！你真發了狂了，會說這樣的話。我就去對老相公說，要好好的打你一番！」

惜春聽見小姐要請老相公責打，不覺嚇了起來，連忙跪地求情。正在這時，院子從裏面

出來，說是「老相公回來了！」小姐和惜春，便連忙進去，不敢再留在花園裏了。

那老相公牛太師，剛從朝中回來。他是久喪了夫人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所以十分疼愛。連日來求親的人，也是很多。那天就有兩家，一家是張尚書，一家是李樞密，都差媒婆來說。牛太師卻說：

「我不揀什麼人家，只要有才學得做天下狀元的，我便將女兒嫁他；若是沒有這項資格，休要問起。」

那張媒婆便搶着說：「告相公得知，我家的新郎，術人算過他的命，說他今年定做得狀元。」

那李媒婆也搶着說：「告相公得知，他家的新郎命必不好，只有我家這個新郎，人看他相，今科必定得中狀元。」

話猶未了，張媒婆就和李媒婆相打起來，各爭各好，好像打勝了便可求得這件親事，惹得牛太師大怒，怒斥兩個媒婆說：

「你們在我面前敢這樣無禮！」便喊左右將兩人所帶庚帖扯破，又將兩人吊起，各打十八板。兩個媒婆方才覺得自己打得無趣，反而吃虧屁股，連忙逃出廳外去了。

牛太師想，他的女兒性格溫柔，如果將她嫁個膏粱子弟，怕會嫁壞了她；不如嫁個讀書君子，成就她做個賢婦，多少是好。只是他不在家，就聽得那侍婢們常在後花園中閒耍，這是他女兒不拘束她們的緣故。古人說得好：「欲治其國，先齊其家。」於是他便喊女兒和

姥姥惜春三人出來，想把她們訓誨一番。他說：

「孩兒！婦人之德，便是不出閨門。你如今長大了，方纔有媒婆來與你議親。今日是我的孩兒，異日是他人的媳婦，我不在家，你就讓姥姥和惜春到後花園中間耍，不習女工，是何道理？我想起來，都是你不拘束她們。倘使做出歹事來，可不把你的名兒污了。」

「謝謝爹爹教道。孩兒從今自會拘束她們的。」小姐小心的回答。

「老姥姥！你年紀也大了，做我家的管家婆，倒和年輕的閒耍，這是爲什麼呢？」牛太師又對着姥姥說。

「老相公！這不是干我的事，都是那惜春小丫頭做出來的。」姥姥連忙聲辯說。

「老相公！這不是干惜春的事，都是那老姥姥幹的。」惜春也跪着強辯說。

牛太師看她們都要強辯，就說「都拿下去打！」虧得小姐幫忙，向太師替她們求情，總算息了。

這樣過了幾天，一日，牛太師在朝，天子問起他的女兒已經嫁人否，牛太師稟說：

「未曾嫁人。」

「既然未曾嫁人，如今新狀元蔡邕，好人物，好才學，朕與你主婚，你可招他爲婿。你意怎樣？」

牛太師聞天子這話，當然說對，便奉着聖旨，回到府中，第二天，他命院子去喚官媒婆過來，預備向蔡狀元說親。

那官媒婆就爲官家說親的。詩經裏有所謂「析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後人因此說做媒爲「執柯」，爲「作伐」，就是根據上面斧以析薪而來的。於是那個官媒婆，竟以執斧爲她的招牌。又因爲婚姻總是要門當戶對，銖兩相稱的，於是她又以秤作爲標識。她到了牛府，牛太師便對她說：

「媒婆！我昨天奉了聖旨，教我將小姐招贅蔡狀元爲婿。如今你去跟他說，若得成就了這頭親事，我多多賞你。」

「這個有什麼難處！一來奉當今聖旨，二來托相公威名，三來小姐才貌雙全，都是人人所知，蔡狀元那裏會不答應呢！」媒婆自以爲順手的事，包可成就。

「這話說得極是。」院子也以爲如此。

「媒婆！你和他說：我家只有一女，未曾許配過公卿，昨天奉了聖旨，才來招選狀元，不必用什麼白璧黃金爲聘禮的。」牛太師又再三叮囑媒婆說。

「相公！我住在京中也已多年，說起做媒，不是自己誇口，像今朝的事，包替相公說成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們就趕快去說罷！」

於是媒婆和院子兩人，就到蔡狀元下處地方去了。伯喈正因滯留在京，愁悶家鄉，心想辭官回去，恰巧兩人到來，便提到做媒的事，不由使伯喈大驚起來，連忙說：

「原來如此，請你們不必多言。我正想回家鄉去呢！」

「唉！狀元！是一個好小姐呢！」媒婆還怕伯喈不明白說。

「我也知道，只是我已有了妻子，請你不必再開口了。」

「狀元！你不知道她是我家相公的千金，不但美貌，還很貞潔哩！」院子也湊着贊揚小姐說。

「所以相公特命我們來做媒，你狀元可不要推辭了。」媒婆又像打趣的說。

「我這些都沒有想着，只想一家骨肉，早能團聚。教我怎能拋卻他們呢！」伯喈還是說着想念家鄉的話。

「狀元！老丞相因爲你是新科狀元，纔肯把小姐嫁給你呀！」媒婆還以爲是牛太師特地抬舉他的。

「我已有了妻室，何必定要嫁了我呢？滿朝中多的是豪富之家，也何必論及我呢？」伯喈卻奇怪牛太師爲甚要選中他。

「你說豪富之家，那來求親的，正是多得呢！可是我相公都不答應。」院子連忙聲明的說。

「是呀！不是聖旨的話，我們也不會來說親的。」媒婆也加以聲明的說。

「我從小讀書，就知禮義，那裏肯做虧德的事！我的父母不在，怎可不告而娶？相府門第雖高，可是我家中已有妻室了。」伯喈還是拒絕的說。

「狀元！小姐生得十分美貌，你不要錯過機會了。」媒婆還以爲伯喈不知道小姐的美貌，

特別提出來說。可是伯喈那裏是貪色之輩，他仍不稀罕這些，只是搖搖頭說：

「即使是花容月貌，怎如我家中自己的骨血。」

「你如還不答應，我相公勢壓朝班，權傾京國，只怕你是抵不過他的。」那院子知道伯喈不爲美誘，便想用勢來壓了。

「不須多言，你們如果奉聖旨而來，我明天上表辭官，一就辭婚便了。」

經伯喈這樣堅決的說，兩人也再想不出什麼話來，就此辭去，回報牛太師。牛太師正爲此事在操心，聽說伯喈不肯萬不肯，只是一個不肯，不覺大怒說：

「現在朝中惟我最貴。我有女兒難道沒有貴戚豪家來求配嗎？只是奉了聖旨，教我招他爲婿而已！」

院子一看老相公這樣氣怒，便和悅的說：「也是蔡狀元說，他家中年老的父母，也已有年少的妻室，所以不能再婚重娶，明天就要上表辭官，回他家鄉。我看相公還是別選一位佳婿罷！」

「我可不管他有沒有家室。只是他敢和我反抗，我實在有些氣惱。況且我在朝中，從來不被人所輕視；這次又是奉了天子之命，他竟敢違背聖旨，定教他辭官辭婚都不可得。自古說得好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我的聲名，那個不欽敬的。也是多少貴戚豪家，想求爲我女婿。怎麼一個小小書生，反要千推萬托！好！我就先去奏知天子，怕他的奏表能够上得成嗎？」

牛太師說了，拔步就走，去奏知天子不許伯喈辭官辭婚了。那時牛小姐在房裏，早已聽

得這個消息，很是不樂。她以為爹爹也太過分了，爲什麼強要和人說親，全不顧人家議論。好像飛鳥強要教牠歸籠，遠花強要攀牠同盆，姻緣是這樣嗎？她想對爹爹去說，但是婚姻的事，做女孩兒的怎能說得上口？本來姻緣姻緣，事情並非偶然相湊。現在爹爹定要將她招贅蔡狀元爲婿，那狀元不肯，也就罷了，那知做爹的偏不肯放過。真是天哪！他既不肯答應，即使做了夫妻，將來還是不和睦的。但是這許多話，她都不好對爹爹去說，因此她左思右想，着實苦悶。

那時姥姥偷偷地走進房來，不知小姐在想什麼，便問：「小姐！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不想什麼。」小姐扳整臉孔的說。

「你既不想什麼，爲甚手托香腮，在此憂悶？」她終被姥姥窺出了情由，接着姥姥便說：「小姐！我且問你，你往常事事都不煩惱，件件都不動情，現在我想起來，這些都是假的，恐怕你現在也在對景傷情了罷？」

「老姥姥，你說什麼！」小姐仍扳起臉孔來說：「我爲了爹爹剛纔的事，似乎太過分了，所以心中煩悶。」

「老相公有什麼太過分的？」

「我爹爹要將我嫁給那個蔡狀元，使官媒婆去說，狀元卻不肯答應。他既然不肯，我們也就算了，卻是爹爹偏不肯放過他，還要說奏稟天子。老姥姥，還是你勸勸我爹爹罷！」牛小姐真想託姥姥去勸勸爹爹。

「小姐！這是老相公的主意，我怎能去勸他呢？」姥姥自知力不勝任，只得這樣推托；不過她又說：「其實這也是那狀元的愚見，他太不變通了，有小姐嫁他，竟不答應。這樣相公如不將小姐嫁他，正怕會被人傳說笑話的。」

「噫！這怎麼會被人傳說笑話的？」小姐倒有些奇怪起來。

「他們說相府的小姐，竟還够不上一個狀元郎。」姥姥回答說。

「這也有什麼奇怪呢！本來姻緣是前生的，要使雙方情願。他既然再三推辭，也何必定要嫁他做狀元夫人呢？」小姐還是不贊成一般人的主見。

「這也是因爲小姐實在生得太美貌了。非嫁個與你匹敵才貌雙全的人兒不可。如今他是五百名中的第一名，所以強要嫁他，也就爲了這個原因。」

「我總覺得姻緣是在天的，勉強相配，到底會使人埋怨，何必定要這樣呢！」

牛小姐真是一個賢德的女子，她不贊成她父親的所爲。可是在從前時候，父命不可違，又何況是婚姻的事，必須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她更不能有什麼反對了。像這樣的話，她也只能對家裏管家婆的姥姥說說，在別人地方，她是根本不能說的。

四 無奈何伯喈再婚

就在那一天晚上，蔡伯喈連夜草了一封奏章，預備明日早朝時候，順便上呈，辭官辭

婚，還鄉歸里。那奏章是說：

議郎臣蔡邕啓：今蒙恩旨，除臣爲議郎之職；重蒙賜婚牛氏，干瀆天威，臣謹誠惶誠恐，稽首稽首。伏念微臣，志誦詩書，力學躬耕，克苦修己，不慕榮利，得以長事父母，樂於田里，初願如此而已。不想州司謬取臣邕，充試到京，荷蒙聖恩，叨居上第；重賜牛公之女，下配臣邕。臣草茅疏賤，何能當此隆遇？况臣親老，一從別後，光陰已久；廬舍田園，荒蕪久矣。臣親鬢髮皆白，筋力俱瘁，形隻影單，又無兄弟，誰能奉侍？且隔千山萬水，生死存亡，音書全無，是臣甘旨不供，食祿有愧。雖由陛下作主，與太師聯姻，然臣不告父母，何諧匹配？臣又聞知鄉里頻遭水旱，正遇飢荒，臣親已爲溝壑之鬼，亦未可知。臣享受厚祿，得掛朱紫，且出入承明之地，而臣親寒則無衣，飢則無食，且有轉死溝壑之虞，是臣悲傷垂淚，五內俱焚。憶昔先朝朱買臣得守會稽，司馬相如持節錦歸。遭遇聖時，皆得回鄉旋里。臣獨遠別父母，久隔鄉園。伏望陛下特憫微臣之志，遣臣歸里，得侍雙親，則隆恩無比矣。若念臣有微能，安置鄉郡，庶使臣忠心孝意，兩美全存，臣無任瞻天仰聖，激切屏營之至。

奏章草畢，第二天一早，伯喈就上朝遞呈。這在古代時候，上朝是很早的，差不多五更時候，上朝大臣就須起身，所以當時人有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閒」之嘆。等到天色漸明，便是早朝時分。那時午門外車兒碾得塵飛，百官都來上朝；六宮裏樂聲奏如鼎沸，天子預備升殿。半空中忽聽得一聲轟轟劃劃，如雷如霆，原來是震耳的鳴梢聲；合殿裏只聞

得一陣氤氳氳氳，非煙非霧，原來是撲鼻的御爐香。殿前殿後，都列着森嚴的禁軍，刀槍齊備，旌旗俱全。陛下立着一對花容月貌的奉引昭容，班中站着一對銅肝鐵膽之糾彈御史。然後百官依次入殿，拜的拜，跪的跪，那一個敢擁擠誼譁；升的升，下的下，那一個敢不依禮法。這時蔡伯喈也進入殿中，依儀跪拜完畢，便將奏章遞呈黃門。那黃門是宮中的官，專往來宮裏，侍奉天子，領百官的奏章，傳天子的命令。黃門不知伯喈有何要事，還以為伯喈嫌官太小，便私自問他說：

「狀元，你莫不是嫌官小嗎？」

「我非嫌官的小，是因家鄉雙親已老，所以干瀆天威，上表辭官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當與狀元轉達天聽，可在午門外廂俟候聖旨。」

於是黃門捧着伯喈的奏章上呈，伯喈便退了出去，在午門外恭候，不知天子是否能夠允准，便乘間向天禱告，但願能够邀准，那末回家侍奉父母，便可永不做官了。

過了一會，黃門奉天子詔書同着二昭容出來了。黃門說：

「議郎進表，已傳達聖目看過了。」

「聖目看了怎樣？」伯喈連忙的問。

「皇上說太師昨天先奏，要招議郎爲塔哩。」

「黃門大人，你不是在哄我嗎？」

「現有聖旨在此，你且聽罷！」

黃門便宣讀聖旨，伯喈連忙跪下恭聽。那聖旨是說：

皇帝詔曰：孝道雖大，終於事君。王事多艱，豈遑報父？朕以涼德，嗣續丕基。眷茲警動之風，未遂雍熙之化。朕招俊髦，以輔不逮。咨爾才學，允愜輿情，是用擢居議論之司，以求繩糾之益。爾當恪守乃職，勿有固辭。其所議婚姻事，可曲從師相之請，以成桃天之化。欽此。時命，裕汝乃心。

伯喈聽了，就連忙謝恩，一面又對黃門說：「黃門大人，煩你與我再去奏知天子，我情願不做官的。」

「唉！這秀才好不懂事，聖旨那可違抗呢！」

「黃門大人，你如不去，我自己去拜還聖旨怎樣？」

「唉！你真奇怪，你怎能去拜還聖旨呢！」

這樣真急得伯喈哭起來了，說着：「我雙親都已衰老，妻子又很幼弱，現在萬里相別，他們那裏舉目淒涼，我這裏回首遙遠，真是被這封詔書害殺了。」

「唉！狀元！你也何必這樣焦慮呢！人世上都是離別的多，歡會的少。你是大丈夫，應當萬里封侯，怎好空守故園，以至老死。畢竟事君事親都是一樣，自古全忠全孝是沒有的。」

但是伯喈此時心境，只望歸去，怎能聽他的話。他是從來不想做官的人，來京應試，也是爲父親所逼。現在有心難願，他真又要痛哭。只是此心既不爲天子所諒，此苦也不爲父母所知的。黃門還是勸他，說什麼做官是爲親添榮耀，改換門楣，有何不好。伯喈卻還是怕爹

娘就要餓死，媳婦該怎樣在熬苦。他如再不回去，真怕爹娘要死在溝壑裏，沒有人理葬的了。黃門又勸他不必如此，譬如征調出戰，從軍遠戍，也只是爲國忘家，怎可去想念他呢！

這樣一來，蔡伯喈辭官不得，辭婚也不得了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牛太師不管三七廿一，就遣那官媒婆來接伯喈入婚。那官媒婆真是怪伯喈爲甚這樣稀奇古怪，送他老婆不要。她做媒婆已做到老了，不曾見過有這樣好笑的事。總是讀書的人多是書獃子，所以會不要娶妻。別人見了媒婆，總是歡天喜地，他反和她尋爭找鬧。那牛太師的老相公也真奇怪，人家不要，偏又不肯干休，只管在家吵鬧，把她放在中間，軋得七顛八倒。現在這次她又前去，她不怕他親事不成了，也不怕他姻緣不到了。

她走到狀元公館，蔡伯喈正在愁長嘆短，愁他爹娘不知怎樣了，嘆他命運爲甚這樣的不濟，功名既擺不脫，強送冤家過來又怎麼辦？他不知媒婆已走了進來。那媒婆一見了他，就賀喜起來，連忙說：

「狀元，賀喜賀喜！牛太師已選定今天要和小姐訂親了，請狀元郎速即就去！」



「什麼？我還不知道呢！」伯喈雖明知婚已難辭，但不想事情是這樣的速。

「狀元！你也不要再說什麼，事都前定，不必推了。」

「是是，我也不能再怨人了，總是自己不該到京裏來，否則那有這樣的事哩。現在已是回去不得，這段姻緣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了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末就請狀元前往罷！」媒婆看伯喈已不推辭。便向伯喈促駕。

「媒婆！我去也不妨，只是一心總掛着兩頭，怎麼是好呢？」伯喈總還是戀戀於家鄉，尤其這是婚事，更不能忘懷於五娘。

「狀元！這事明知狀元勉強，但現在只好把你家鄉的那個拋棄了；況且這裏又是奉聖旨而做的，還怎能別心嗎，我們還是走罷！」

話猶未了，門外早已來了車馬之類，這都是由牛太師差來的，預備迎接伯喈，接了過去。伯喈同媒婆剛剛出門，諸人就擁着伯喈上車，不由你不去。

那時牛太師府中，早已佈置妥當。畫堂中燭影搖紅，瑞煙裊動，繁絃脆管，歡聲鼎沸，賀客盈門，盡是王公貴戚。洞房內則所謂屏開金孔雀，褥隱繡芙蓉，也佈置得十分華麗。那姥姥和惜春丫環，今天也打扮得十分美豔。牛太師更是心滿意足，一早坐在畫堂裏面，指揮左右，安排筵席。他靜待狀元的到來，好幾次問他院子。等到院子報聲「狀元來了！」他連忙吩咐惜春說：

「狀元已到，請小姐出來拜堂。」

於是牛小姐頭覆方巾，面遮彩扇，緩緩的從閨閣裏出來。到得堂中，姥姥便說：

「狀元和小姐兩個各自站立一邊，請陰陽先生讚禮！」

那陰陽先生就是賓人，於是先舉行告廟之禮，由他讀着告文：

惟大漢太平年，團圓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時，嗣孫牛某，有女及笄，奉聖旨招贅新狀元蔡邕爲婿。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。

告廟既畢，便請與新娘揭起方巾，這也有個頌詞，就由惜春擔任的：

伏以窈窕書娥二八春，綠雲之上覆方巾。玉纖揭起西川錦，露出嬌容賽玉真。

接着便是拜堂，仍由賓人先誦祝詞：

竊以禮重婚姻，茲實人倫之大；義當配偶，爰思宗系之承。張設青廬，熒煌花燭。祀供蘋藻，首嚴見廟之儀；贊備棗榛，抑講拜堂之禮。築珠履玳簪之客，環金釵玉珥之賓，慶會良宵，觀光盛事。香薰寶鴨，濃騰裊裊之煙；步擁金蓮，請下深深之拜。

隨即新郎新娘跪拜。拜禮完畢，再請新郎新娘把酒，送入到洞房裏去了。這時候牛太師心花怒放，以爲伯喈是才冠天祿，新科狀元；自己的女兒瑩然冰玉，也稱賢淑，真是一對匹配的夫妻。牛小姐的心裏也以伯喈多才多藝，自己卻不及他。正像秦穆公時，蕭史善於吹簫，穆公將自己女兒弄玉嫁了給他，後來都成仙去。伯喈有些像蕭史，她不能比弄玉了。其餘衆人呢？當然都羨慕伯喈，以爲男兒總須勤讀詩書，古人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看伯喈既得高官又得嬌妻，真是一些也不錯了。所謂「郎才女貌真

不俗，占斷人間天上福。」也只有伯喈是這樣了。

可是伯喈這時的心裏，真像衆人所想像的嗎？那完全不是這樣。他真不想這姻緣是怎樣的美滿，這幸福是怎樣的希有。他看到這裏的熱鬧，想着家鄉的冷落；他看到新人的喜笑，卻想着舊人也許在悲哭了。這事本不是他願意做的，實在出於被逼，無可奈何的事，他那裏願意做他們的夫婿呢！

五 遭飢荒五娘吃糠

也正是伯喈和牛小姐重婚的那一年，陳留地方正鬧着飢荒，官府因將義倉所存穀子，散發振濟，不過當時政治腐敗，貪官污吏，橫行不法，說來真是令人痛心。

那時候鄉村間有里正，較上的有社長，都是地方上的小官。他們對上則百般奉承，對下則十分強橫。討收官糧，便把官升做得大些；出賣官鹽，便把官秤做得小些。總是幫富害貧，欺軟怕硬。這次陳留郡守，要把義倉散發，於是一般里正社長，便都恐慌起來。本來義倉積穀，正是預備飢荒放賑，不想那般里正社長，平時早將積穀，偷偷地私賣出去，飽了己的私囊了。那蔡家莊的里正，正是如此，連忙去和李社長商量。那李社長正同里正一樣貧污，彼此串通，把一家老小，都養在倉裏一樣。他知事如發覺，必先責罰里正，然後方論到他，所以他安之若素，毫不驚慌。他的生活，傳達官府命令，辦理地方事務，什麼勸民栽種

翻耕，管理淘河築堤；甚至人家嫁娶，便須請他去做賓人。他也接受人民的控告，好像官府裏的縣丞，如若不服，再可上訴。有時原告許他銀子，被告送他魚肉，他便得了兩家財物，隨隨便便批了了事。所謂里正社長，原是有許多這樣糊塗的。那天里正來求社長商量，里正說：

「社長哥！今天官府散發義倉，倉中已無穀子，怎麼好呢？還不是我和你賠補一些就是了。」

「噫！倉中穀子都是你搬去的，怎麼教我和你合賠，你倒想得出來。上司來時，干我甚事？」那社長卻扳起臉孔不認賬了。

當然李社長雖也貪污，他知道這事實在里正，他可沒有關係。果然府裏派來的放糧官到了，就先問那里正，將義倉的支收簿呈來，調查現存多少。那簿上記着原管二十九石，新收三十六石，除支一十九石，現存四十六石。打開倉門一看，可沒有這許多穀子，便問里正說：

「這倉裏那裏有四十六石！」

「有有，相公！」里正連忙撒謊的說着。

那放糧官畢竟高手，就教他具結，一面即命他喚飢民來領糧，不足的話，還怕他抵賴嗎？於是里正拔步就跑，去喊飢民來領糧了。

這飢民來的頗爲不少，都是依口計給，早來早給，依次賑濟。那蔡伯嗜的一家三口，也因他走了以後，沒有生產的人，家境本很清貧，到此也變做了飢民。兩老既然老不能行，便

由五娘含羞來領。因爲來的都是男子，驟見婦人，大家都覺得奇怪，便由放糧官問：

「婦人，你姓甚名誰，來此幹什麼？」

「告相公，奴家姓趙名五娘，公公蔡從簡。因兒夫外出，特來請些官糧，以救公婆的命。」五娘敬謹的回答。

「你丈夫那裏去了？使你婦人家來請糧。」

「兒夫一向在京裏的。」

「那末你家還有那個？」

「只有年老的公公和婆婆。」

「有兄弟嗎？」

「沒有一個弟和兄的。」

「既然沒有弟兄，那個奉侍你的公婆？」

「都是奴家一人奉侍的。」

「這樣說起來，你倒很苦呢！不過婦人家不出閨門，你何不使個男子漢來請糧？」

「我有那個男人可以差使呢？相公怎樣說這樣太平的話？」

於是放糧官問她家裏有幾口，她說三口，便命左右支糧給她，不想倉裏已沒有了。五娘不覺哭了起來，以爲自己命窮何以至此！若無糧拿了轉去，怎能再見公婆的受餓。況且別人都有拿去，她獨沒有，公婆也會見怪於她的。那放糧官本知倉裏的穀子不多，里正卻謊說是

有的，現在便命左右將里正捉來，問他這缺少的糧，到那裏去了，他必須照數賠償。里正卻還抵賴的說：

「相公！小人實在沒有偷過官糧，自古說得好，東量西折，難免有些折耗，所以不能實足的了。」

「畜生！」放糧官大怒的說：「尖斗量入，平斗量出，怎麼會折耗這許多？」

說罷，便命左右責打里正四十大板。里正聞打，連忙懇求慢打，情願招認，但他招的，還是自己不認有罪過。說什麼倉裏如無積穀，那有賬目收支。往年官府差人點視，用些小錢，也便不問虛實。因此我也不曾澈查，以爲年年當他無事，不必從實執行。那知今年恰巧飢荒，放糧賑濟，方才知道短少，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的。那放糧官倒很清正，既然是他管理倉穀，就該完全負責，嚴厲命他賠償。里正無法，只得賠些了事，但卻恨那趙五娘了，不是她來，他的天機是不會洩漏的。恨恨地偷看五娘一眼說：「且看你拿得到手嗎？」

五娘現在謝了放糧官，便拿了穀子歸去了。她在路上一顛一倒，還慶幸自己得了這些穀子，拿了回去，可以救濟二親。所謂「飢時得一口，勝過飽時得一斗。」不想走到半路，那里正就攔住她的去路，兇狠狠的說：

「好狠的女人，你快把穀子還我！」

「呀！」五娘不覺大吃一驚，連忙說：「這是相公給我的，怎麼要還你？」

「方纔不是你強要領糧，相公怎會要我賠償！這穀子是我賣家私買來的，你怎麼可以拿

去！」

里正說了，就想下手搶奪，五娘便哀求說：「里正官人！你也不要強，可憐可憐我罷！」

「可憐你什麼？」

「我夫出外，久未歸來；公婆兩人，都已老年，自從昨天到現在，還沒有吃過一次飯呢！」

「你公婆沒飯吃，不關我事。」

「我來請糧，他們正在家裏等着。你念我年老公婆，行一個方便罷！」

五娘便向里正叩拜，請他行個方便。那知里正還是不理，說這樣荒年，他也做不得方便，定要穀子還他。五娘無法，願將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脫下來問他掉換，他也不要。卻心想一計，以爲當面相索，總是不得，不如躲在一旁，乘她不備，奪了過來。五娘還以爲他竟走了，連忙謝天謝地，可以平安回得家裏。那知未行數步，里正又從旁閃了出來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也不和她理論，將五娘手上穀子奪了就跑。至是五娘方知上了他的大當，他還是要奪她的穀子。她聲聲的哭着，心想穀子已經沒有，那裏可以回轉去見公婆，總說是她沒有能幹，連到手的穀子也會被人奪了；何況沒有穀子，公婆還是要忍飢挨餓，她去了有什麼用，千死萬死，終究是死，不如現在就死，倒還乾淨一些。恰巧那旁有一口古井，她真想投井而死了。

可是再想一想，她還不能死。當初丈夫分別的時候，曾再三叮囑她看管爹娘，如今她死了，還有誰去看管呢？這不但對不起公婆，也對不起自己夫婿。所以她總不能死，還得想別的辦法。

那時蔡公在家，眼望望媳婦不見回來，心裏倒有些着急，便獨自外出，來找五娘蹤跡。他年老力衰，又兼一天沒有吃了，所以跑了一陣，便跌了下來。五娘遙見是她公公，連忙上去，扶他起來。蔡公便說：

「唉！原來你還在這裏，真教人望斷你呀！」

「公公！奴家前去請糧，爲你供給午餐，又那知被人騙了。」五娘便從實告訴了蔡公。

「媳婦！你說什麼？」老年的蔡公有些聽不清楚。

「公公！奴家請得些穀子，到半路裏，卻被里正奪去了。」

「天哪！原來如此。」蔡公真傷心得流起老淚來了：「想我的命運這樣窮困，總有一天要餓死的，不如趁早死了罷，免得苦累了你。」

說着，蔡公也想投井而死，五娘連忙攔阻，說：「公公！你如死了，教奴怎麼辦呢？況且公公還有婆婆，公公是死不得的呀！」

「媳婦！你衣衫也當光了，家裏什麼都沒有，即使目前能够暫活，到底日子久長，我不能再難爲你，不如趁早分散了罷！」

蔡公又想尋死，不想天無絕人之路，對面來了一個老翁，他正挑着穀子，看見蔡公和五

娘在一起，仔細一看，正是他的鄰居，連忙上前過來，說：

「我想是誰，原來是蔡員外和五娘子呵，你兩人在此有什麼事？」

「哦！原來是太公！真是一言難盡。」五娘看見來的正是張廣才，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：「奴家今天聞知官府裏發義倉，便去請些官糧，給公婆充餓。那知里正作弊，倉中沒有穀了；謝得相公好意，着令里正賠納，給些奴家。又誰料來到半路，仍被里正奪去。恰巧碰到公公，他竟想投井而死，奴家正在此解勸公公。」

「唉！五娘子，你錯了。老夫方纔也請得些官糧，正要來分送給你公公。你怎麼不來和我商量，卻自家出去，被那狂徒的欺侮？」張廣才說着，便欲去和里正爭論，五娘連忙攔住，說他已去得遠，也不必去追究了。廣才又說：「員外！你且不必憂慮，我也請得些官糧，和你兩下分了一半。」

「這是太公請的，怎麼可以呢？」五娘有些受不了廣才的盛意。

「唉，五娘子！你也不必推辭了，只管拿去，權作幾餐飯罷！」張廣才便將自挑穀子分一半給五娘。五娘拿了穀子，連聲說謝。廣才又說：「你怎說這話呢！五娘子，你伯喈當初出去，把爹娘囑咐我老夫。現在遇到荒年，虧你獨自支持。我那裏能够自己溫飽，教你們忍飢受餓。古語說得好，濟人須濟急時無；你拿了去後，趕快救濟你的公婆罷！」

說着，五娘便拿穀先走，張廣才扶着蔡公，在後緩緩的同行，都稱贊五娘的賢德，只爲公婆，不顧自己。

但是這些的穀，也供不過幾餐的飯而已；而且飯雖有了，菜還難辦，因為這也須用錢去買來的。現在家中所有，已經當盡賣光，什麼都已不存。五娘雖想盡心行孝，供奉公婆一些甘旨，只是力枯形憊，也屬徒喚奈何。所以只得安排一口淡飯，給公婆充飢。自己卻把米磨下來的糠，胡亂來吃，聊以苟留殘喘。吃時又怕公婆撞見，一定勸她不吃，所以特地迴避，免得他們煩惱。那知一天早膳，因為菜實買不起了，只供淡飯，蔡婆卻大不為然，還以為五娘有意如此，怒氣的說：

「賤人！前日早膳還有些菜蔬，今天只有一口淡飯，這樣再過幾日，怕連淡飯也沒有了，快給我拿去！」

「唉！這般年歲，胡亂吃一口充飢，還要分什麼好歹。」倒是蔡公明理一些，知道五娘的苦楚。

「什麼！這樣一口淡飯，教我怎樣能够吃了下去？不是我自己貪饑，實在看不過去！」蔡婆依然怒氣不息。

「唉，阿婆！你看她衣衫都當光了，還怎能去買菜蔬呢？這是天災的緣故，教她也無法擺佈的。」蔡公還是勸着蔡婆說。

五娘看了這般情形，忍不住不能說話：「唉，婆婆！你且息怒罷，待奴家再去安排過來。」

可是五娘真能去安排嗎？也不過寬慰寬慰蔡婆罷了。她現在什麼都沒有，米還是張廣才

送給他們的，因為想給公婆多吃幾餐，所以自己省下不吃，寧使去吃豬鷄所吃的糠。可是婆婆還是不原諒她，她又不能直說，正如啞子吃黃連，難向人說明。她流着眼淚，除了恨自己命薄以外，只有恨那蔡伯喈了，他不該一去不回來的。

那蔡婆呢？事情不明她總有些懷疑，還以為五娘自己吃着好菜，冷待他們，所以只供一口淡飯。蔡公卻不為然，說她那裏有錢去買，蔡婆卻說：

「阿公！既然如此，我吃飯時，她為甚躲避不在呢？這裏面就有原故了。」

「阿婆！她向你甚有孝心，那裏會做到這樣！」蔡公還是不相信說。

「拿去拿去，我不要吃這樣的淡飯！」蔡婆又怒火盛氣的喊。

「媳婦，你快出來！婆婆既吃不得，你且拿去罷！」五娘應聲出來，還是溫顏的說：「婆婆且等一等，待奴家去擺佈些東西，再安排過來。」

「你去你去！」蔡婆一面揮五娘速去，一面又對蔡公說：「阿公！親的到底是親，親生兒子不留在家，倒倚靠着媳婦



供養，這就錯了。我看她自己用飯，百般躲避我，必是她背地自買魚肉，自吃自用。」

「阿婆休要錯疑了，我看媳婦不是這樣的人。」

「你不相信，你就等她自吃時候，我和你暗地裏去看一看罷！」

「這樣也好。」

於是蔡公蔡婆都偷偷地到後房去看個究竟。那五娘正在吃糠。這是穀米的皮，實在難吃。她想不吃，可又有什麼東西充飢，吃了呢，喉嚨裏實在難以咽下。她想着自己正如那糠，因為糠也是遭米拋棄的東西。杵舂篩簸，吃盡了許多苦楚正像她也受盡許多冤氣。現在苦人又吃那苦味，正是兩苦相逢，苦上加苦。她又想糠和米本是相依倚的，因為被篩簸颺做兩處飛了，一個為人賤視，一個卻爲人所貴，正如她和丈夫一樣，永相分別，終無見期。她丈夫好像是米，現在米在別處找也找不到了；她好像是糠，糠是怎樣能够救人的飢呢？也正如她丈夫出去以後，教她怎能奉養公婆的衣食呢？她想到這裏，真想又要自殺，活着太沒有益處了，不如死爲怨鬼，來得直爽一些。只是說來說去，公婆年紀已老，全靠她來供養，這樣她又不能死了。所以她的命運，還不如糠，因為糠倒還有人吃她，她卻沒有人會理她，甚至她死了以後，骨頭也不知會埋在何處的。

她正這樣想時，不提防公婆在後面偷看她。蔡婆還問她「你在這裏吃什麼？」總以爲是魚肉好菜罷，奪過去一看，使她老眼幾乎認不出這是什麼東西。五娘也連忙搶着說：

「婆婆！你是吃不得的。」

「那末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這是米上的皮，奴家拿來充飢的。」

「哦！這是糠呀，要牠幹什麼？」還是蔡公先看到清楚，聽得明白，知道這是糠呢。

「咦！這糠只好餵豬雞吃，怎樣拿來自吃？」蔡婆方才有些奇怪了。

「奴家聞聽古書裏說，狗彘食人食，也差比草根樹皮好得多了。」

「這樣苦澀東西，怕不咽壞了你的喉嚨！」蔡婆還有些疑慮。

「從前蘇武在匈奴時候，嚙雪吞氈，不是比糠還難吃嗎？」五娘又自辨的說。

「你真在吃糠嗎？」蔡婆一面又對蔡公說：「阿公！她怕在說謊罷！」

五娘聽了，竟大口吃完了那碗糠，還說：「婆婆不要再疑我了，奴家終究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，還有騙的不成？」

蔡婆看到五娘真在吃糠，纔知道自己真在冤枉她了，一時天良發現，悲從中來，說着：「媳婦！我原來冤枉了你，這樣簡直把我痛煞了！」說了隨即氣悶，立刻頭重腳輕，倒了下去。蔡公看此情形，也心血來潮，又怪蔡婆當初過分埋冤五娘，他也隨着暈過去了。

五娘一見兩老昏去，連忙大聲叫哭，喊着公公婆婆，快快醒來，怎可拋棄了她。漸漸地蔡公終究醒來，五娘就扶他起來，勸他寬心，不要過分煩惱。蔡公卻說：

「媳婦！她錯埋冤了你，你也不推辭，到如今始信真有所謂糟糠婦的。料想我不久就要死的，也省得你活的受苦。」

「公公不要說這樣的話了，還是在牀上安息，待我看看婆婆怎樣。」

五娘一面扶蔡公到牀上去，一面又回來看蔡婆。那蔡婆真的一暈而死，氣息全無。五娘又大哭起來，總是自己調養婆婆不好。蔡公聽得，也悔恨當初不該教孩兒去京，使媳婦弄得這般苦楚，又把自己老婆送到黃泉路上去了。他想尋死，五娘又勸解他，不如好好將息。只是蔡婆既死，衣衾棺槨，一件都無，這又怎樣是好呢？

那時隔鄰張廣才，聽得五娘的叫聲，知道他家中必出亂子，便跑了過來。五娘一見是太公，便說：

「太公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奴家婆婆死了！」

「唉！你婆婆既然死了，你公公在那裏？」張廣才倒吃了一驚，便想向蔡公問個究竟。於是五娘引張廣才到蔡公牀邊，蔡公不能起身，張廣才也教他不必起來，免得勞動。所有衣衾棺槨，都由他來備辦，并教家僮把蔡婆殮了，選個吉日，送往南山安葬。他的熱心，真使蔡公和五娘拜謝不盡。

六 念家鄉伯喈憂思

正當蔡母死了以後，時在六月，天氣十分炎熱。那蔡伯喈自從入贅牛府，無日不在思鄉想親，只是人如鳥在籠中，無由得脫。一天午後，伯喈看看庭前的槐蔭，聞聞院中的荷香，

不覺又想起家山情形，已經一年多沒有消息了。因此愁上心來，便命院子拿琴過來，想彈琴解悶。原來他不但是個詩文高材，也是個彈琴名手。先前曾在鄉間，看見人家正在燒桐，他聽到焚燒聲音，知道是製琴的美材，便買了回來，製了一琴，因為琴尾已焦，便取名爲焦尾琴。自來京裏，久不彈此調了，今日重彈，便命書僮三人，一個打扇，一個燒香，一個管理文書。自己彈了起來，卻已大不如前。而且三個書僮，那裏聽得懂他的琴聲，一個一個的打起瞌睡來了。

過了一會，夫人從裏面出來了。伯喈看見夫人出來，連忙停止彈琴，夫人卻說：

「相公原來在這裏彈琴呀！請再彈一曲，相公肯嗎？」

「夫人如要聽琴，彈什麼曲好？我彈雉朝飛怎樣？」

「這是從前齊牧牛子五十無妻，看見雌雄雉相隨，遂彈琴而歌。是首無妻的曲，不好。」

「哦！我說錯了。如今彈一曲孤鸞寡鶴怎樣？」

「兩個夫妻正相團圓，說什麼孤寡呢！」

「不然彈一曲昭君怨怎樣？」

「兩個夫妻正相和美，說什麼宮怨！我想當此夏景，還是彈一曲風入松罷！」

「這個倒好。」

於是伯喈便彈起來，但因心緒不寧，卻又誤彈出思歸引來。夫人連忙糾正，於是重彈，又誤彈出個別鶴怨來。夫人方才知道這是伯喈有意彈錯，否則像他懂得音樂的人，怎樣會彈

錯呢？其實伯喈彈琴，那裏是求樂，只是解他胸中的悶懷而已，所以處處總是想到家山。又因爲別離家山已經經年，心裏萬般憂怨，所以彈的總是別怨那一方面，不是分飛，便是孤單！不是怨愁，便是思歸。夫人到此，便懷疑起來問：

「相公！你怎樣會老是彈錯？莫不是故意賣弄，欺侮奴家嗎？」

「我那裏有此心，只是這絃不中用了。」伯喈只得強辯的說。

「這絃怎麼會不中用？」夫人倒有些不相信起來。

「我只彈慣了舊絃，這是新絃，所以彈不慣了。」

「那末舊絃在那裏呢？」夫人倒又信以爲真。

「舊絃拋棄多時了。」

「爲甚拋棄的？」

「只因有了這新絃，便拋棄了那舊絃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相公何不拋棄了新絃，再用那舊絃。」

「夫人！我心裏豈不想那舊絃，只是新絃現在也拋不下了。」

夫人終究也是聰明的女人，聽到這裏，她已知道了這話中有因，決不是只怪絃的新舊，因此她說：「你新絃既拋不下，那末還想那舊絃幹嗎？我想起來，只是你的心不在焉，特地說這許多話。相公，你的心怕已變了罷！」

伯喈聽到夫人這話，倒也吃驚，他說得太露了，因此便又謊說自己並不變心，只是自己

喜歡和彈慣那幾個曲兒罷了。但夫人那裏會相信，又說：

「這那裏是你喜歡不喜歡，彈慣不彈慣，我看你的心裏，一定在想着誰。」

「夫人！我不想着什麼人。」伯喈又聲辯的說。

「真是不想別人，那末你是想彈給知音的聽，像我不知音的，你就不彈了。」

「夫人！我那裏有這個意思！」

「好了！這個也由你，那個也由你，你既然不想彈，還是飲些酒消遣消遣罷！」

夫人想着這條妙計，免得彼此鬧出意見來。看他心裏既然愁悶，還不如飲酒消消愁罷！可是伯喈也不想飲，夫人定勸他飲。俗語說得好，借酒消愁愁更愁，這在伯喈實在反使他更愁了。想着有人在旁替他打扇，他卻不能爲父母打扇，像從前黃香那般。他就悲從中來，不知不覺下起淚來。等被夫人看見，問他爲甚下淚，他又謊說因爲天熱，頭裏有些不舒服那樣的話了。

可是夫人還是高興得很，一直流連到晚上爲止，方才撤了酒器散席。

從此以後，一年又過一年，伯喈的愁思總是不停，反而時日越久，想念越甚。現在相別已經三年了，他既沒有音信寄給家裏，家裏也沒有音信寄給他過，彼此如在隔世，像絃斷音絕了。他想起那天離開故鄉，臨別時候，和五娘戀戀不捨，教她好好看承爹娘，她一定不會忘記。只是聽得這幾年來，陳留連鬧飢荒，又不知他們在怎樣過着歲月。單靠五娘一人，怎樣能維持一家的生活呢？

他又想起自己幼讀詩書，也懂得一些孝道，可是現在成了什麼模樣，反吃了許多苦楚。初被父親強逼來京應試，繼被天子強逼爲官，再被相國強逼入贅，三次被了強逼，使他什麼都不能做，事與願違，徒喚奈何。反而這裏使他們認他是不識抬舉，那事使他們只怪他是負心的人。現在還不能回去，即使身居高官，日食美祿，對他雙親有什麼用呢？也許等他可回去的時候，他的父母已經雙亡，要披麻帶孝的了，這樣他將遺恨終身，無時可復了。

他也常常夢見自己好像已在家鄉，和着五娘同奉養雙親，這是怎麼的快活。可是一覺醒來，依然和新人在一起。他怨愁思想，又常被她攔阻。這更使他格外悲傷。他現在雖有鳳衾象牀可寢，有美酒肥羊可吃，可是想到家裏人夜夜寂寞，日日愁飢，他還想再寢再吃嗎？只是怕被新人知道，又因牛相聲勢可炙，他再三隱忍，不敢高聲說明，只在心裏自苦。現在他實在忍無可忍，便想問問院子，說明原委，教他託便帶個音信到家裏去。他對院子說：

「院子！你天天服侍我，是我心腹的人。我現在有一件事，和你商量，你不要走漏了我的消息。」

「小人那裏敢走漏相公的消息。」

「我自從離了父母妻室，來此應試，不想竟中狀元，拜授官職。自以爲數月之後，就可歸去，那知又被太師招爲門婿，一向逗留在這裏，不得還家見父母一面，因此要和你商量個計策。」

「相公原來如此，所以時常見相公悶悶不樂。現在相公何不去對夫人說明呢？」

「院子！我夫人雖很賢慧，可是老相公的聲勢炙手可熱。我如對夫人說明，過後老相公得知，只道我去了不來，怎樣肯放我回去！不如姑且隱忍，暫時瞞了夫人，且待任滿，再作歸計。」

「這話卻是，老相公如果知道，怎肯放相公回去。」

「所以我現在想寄一封家書回去，可是沒有一個寄書的人，想派一個人去，又怕老相公知道。你爲我出街坊上打探，倘有我鄉里人來此做買賣的，你就教他進來，我請他寄封家書回去。」

「這倒是好。」院子依了伯喈的話，便走到街坊上去。

院子在街坊上打聽一會，卻沒有陳留人來京，倒被一個拐兒聽見了，便假造了一封伯喈的父母家書，送往伯喈府裏。他因爲從前也到過陳留，熟識那裏語音，正可扮一個陳留商人，遞書進去，必有回音。倘或附帶些金帛回家，他也可變一個小富貴了；再不然，他也可索些路費回家，多少總有些給他的。

那拐子走到蔡府門前，便敲門請見。院子從裏面出來，問他說：

「你是那裏人，來此有甚勾留？」

「小子從陳留來。蔡相公的老大人有家書在此。」那拐子便從衣裏拿出假造的家書來，「呀！我相公正要乘便帶家書回去，你來得恰好。待我請相公出來。」

於是院子到裏面去請相公。伯喈連日正因無書可寄，悶悶不樂，一聽到這個好消息，真

是歡樂欲狂，連忙教院子命那拐子進來，且說：

「多承足下帶我家書來此，真是感激萬分。」

「小人奉老大人尊命，特遞在此。」

那拐子就將書信遞給伯喈。伯喈拆開一看，知道雙親在家中也很想念，不過身體都各安康，應當及早回來等等的話。伯喈看了，真是快慰之至，數年的系念，到此才得了一些寬慰，連忙謝天謝地，一面又叮囑院子，請那拐子的鄉親到後堂茶飯，一面取紙筆寫封回信，交他帶去。那回信是：

男邕百拜大人尊前。自離膝下，頓經數載，目斷關山，鎮日望懸。付託無人，音信久斷。乃爲名利所牽，未能卽歸。亦會上表辭官，無奈君王不許。頃拜尊翰，意殊激切。所幸高堂與媳婦，盡各安健。兒以身淹旅邸，未能承奉慈顏。聊附寸箋，伏乞尊照不宣。

信寫好後，又取些金珠碎銀，交給那拐子說：

「鄉親！我這一封書，並這些金珠，託你帶到我家裏去，與老相公收下。請你告我家中大小，說我早晚便可回來。教他們放心，不必憂慮。」

「小子知道的。」

「這些碎銀，送給鄉親路上做個盤費。」

「多謝多謝。」

那拐子當然高興極了，一些沒有破綻，騙到了金珠碎銀，家書還管它什麼，扯去了事，他又可以快快活活過幾天了。那伯喈也很高興，以爲家鄉音信已通，想家中接得此信，必很歡喜，不用再擔憂了。就是院子也替他寬慰不少，幾天來達不到的願望，現在竟達到了。他們兩人，那裏知道這個鄉親是拐子呢？

七 剪頭髮五娘葬親

自從蔡伯喈得了拐子偽造家書以後，還以爲父母康健，安樂無恙，那知蔡母早已亡故，蔡公也因久無伯喈消息，兼因連年飢荒，憂思成疾。這樣真教五娘爲難極了，所謂婆婆既死，公公又病，正如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偏逢打頭風。家中買米不着，又要買藥，要想請良醫診治，怎能辦得？即使請到良醫，也只能救得目前，不能顧着將來，這病就永遠不會好了。要想這病能好的話，除非是伯喈回來，蔡公心寬，方纔有救；可是伯喈音信全無，又在什麼時候會回來呢？

當然事實上五娘先得請醫買藥，暫渡目前，將來的事，只好將來管了。她買好了藥，親自煎嘗。等藥熟了，便扶蔡公吃藥。蔡公看了五娘這樣孝心，苦難爲她去求藥來，真是不忍吃去，便說：

「媳婦！你爲我東西張羅，我實在不想吃這藥了。」

五娘還以為公公不想吃藥，或者是為自己兒子不在，因為古禮湯藥必須做兒子先嘗了之後，方纔進與父母。五娘因說：

「公公！莫不是為無子先嘗，自己不想吃嗎？」

「那裏為此，我便吃罷！」蔡公被五娘這麼一說，倒不得不吃了。可是心裏仔細一想，就不想吃，因此吃了又反吐了出來。

「公公不要再想什麼了。還是安心吃罷！」

「媳婦！這藥我實在吃不下了。我寧可快些死去，免得再連累你。」蔡公左思右想，真不想再吃這藥。

「公公！你且寬心罷！不要再說這樣的話了。」

「唉！媳婦！你吃糠省錢，買藥給我吃，教我怎能吃得下呢！」蔡公是決心不想再吃了。五娘看蔡公再三不吃，也就無法。其實藥只能救病，不能救命。現在蔡公心裏，有這樣一個念頭，確是吃了也是無用，不如請他吃口粥湯，潤潤飢腸。因此五娘又拿粥湯來進，蔡公還是不想吃的。五娘又說：

「公公還是慢慢吃些。」

「媳婦！我肚裏難過得很，怎能吃得下呢？」

「公公！你千愁萬苦，我都明白，不過千萬不要堆在你的胸裏。」

「媳婦！我恐怕就要死的；孩兒又不回來，只是虧累了你。」

「這也是做媳婦的應分的事，公公且自寬心，不要煩惱。」

「媳婦！你吃糠，卻教我吃粥，我怎能吃得下呢？」

原來蔡公又是爲了五娘吃糠，自己連粥湯也不想再吃了。這樣看來，蔡公是不等伯喈回來，是不想再吃什麼的了，他決計想死，免得多使五娘受累，所以他又對五娘說：

「媳婦！我總須一死，只怨孩兒不在家裏，虧煞了你。我謝你三年奉侍，只恨我當初把你相擔誤了。天哪！我想要報你深恩，只好等來生我做你的媳婦了。我怨只怨伯喈那不孝的兒子，一去不回，徒苦了你做媳婦的五娘。」

蔡公說了，真想跌倒拜謝五娘，忙被五娘扶起，說：「公公！奴身何足惜呢！只恨你公公如果死後有誰來祭祀你，你有孩兒不得相看顧，你在這三年裏沒有個飽暖的日子。」

「媳婦！我死了後，你將我的屍骨，不要埋在土裏罷。」現在蔡公真想一死」。

「唉！公公！百歲後不埋在土裏，卻放在那裏呢？」

「媳婦！都是我當初不應教孩兒出去，誤得你這樣受苦。我自願受罰，把屍骨露着。」

「公公！你不要這樣說了，不是被人說笑嗎？」

「媳婦！這不會笑着你的，也使得人家知道蔡伯喈不葬他的父親，他是個怎樣的不孝呀！」

那時候，蔡公真是恨伯喈恨透頂了。他不但自己不要埋葬，還要使五娘改嫁，免得他死之後，再苦五娘。因此他請張廣才過來，由他作證，立一筆據。恰巧張廣才聞知蔡公有病，

前來探望，蔡公便說：

「張太公，我不濟事了，畢竟是個死。你今來得恰好。我憑你爲證，寫下遺囑給媳婦收執。等我死後，教她不要守孝，早早改嫁好了。」

「公公！你不要那樣說。」五娘連忙辨解說：「自古說得好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公公不能寫那遺囑的。」

「媳婦！你取紙筆過來！」蔡公還是要寫的說。

「公公！奴家生是蔡郎妻，死是蔡郎婦，千萬不要寫那遺囑呀！」

「媳婦！你不取紙筆過來，是要氣死我了。」

張廣才看此情形，一個要寫，一個不要寫，便勸着說：「五娘子！你也不要反對你的公公，嫁與不嫁全在乎你，你只管拿紙筆來罷！」

於是五娘只得去拿紙筆，由蔡公寫了。蔡公還說：「媳婦！你千苦萬辛，都是我擔誤你。你如不嫁人，將來身衣口食，怎能設法？當初原是我拆散了你們夫妻，如今我死以後，再不想教你守我靈幃了。」

這使張廣才聽了，真也爲難。如勸五娘不嫁，那末將來確然困難；如不守孝，又被旁人議論。真是只有使人傷心，弄得家破人亡地步。可是五娘則決心不從蔡公的命，眼前只好暫讓蔡公去寫，免得他老人家真要爲此而氣死了。最後蔡公又將那條拄杖留給張廣才，教他等那不孝子伯喈回來，把他打了出去。

蔡公的病現在是無望了，他已一切託付好了，不久終於病卒去世，這使五娘更是痛苦。上次婆婆的死，已靠張太公周濟，現在公公又死，當然難再向他求告。雖然蔡公教她改嫁，把他屍骨不必埋葬，但她怎能這樣做呢？她還得想法。想來想去，衣衫首飾都已化光，沒有再可想錢的了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剪下自己頭髮，賣了幾錢，以為送葬之用。明知這些許頭髮，能值幾錢，但把牠借個名目，或者人家會可憐她，因此幫助她一些。

於是五娘決心用刀剪她頭髮。想起自從和伯喈分別以後，這頭髮早就不梳理了。本來像她這樣年青的婦人，頭髮是怎樣可寶貴的，可是她卻辜負了牠；如今又要剪牠為資送老親的用，更可傷情。她怨來怨去，還不是那結髮薄倖的伯喈。她想他的薄倖，愈想把這結髮剪去了。

她又想起如果自己早剪了髮，遁入空門，去做個尼姑，倒也沒有像今天的艱苦了。如今剪了，只怕被人說是愚婦人而已；只有愚笨的婦人，纔會剪她頭髮的，倘使不剪牠呢，那末又要向人開口告急，這又怎樣羞恥的事。她想來想去，總還是把自己頭髮剪下纔是。這真所謂烏髮葬白髮，她並不是想得一個孝親的美名，只是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向人難而已。

她既剪下了頭髮，免不得到街上去賣。她喊着「賣頭髮！賣頭髮！」又對來來往往的人說：「只爲我受了飢荒，家裏無錢，丈夫又在外面，卻連喪了兩個公婆，沒有辦法，只得剪頭髮來賣。」可是這樣邊喊邊說，人人除注目以外，一個人也沒有買她的頭髮。她跑了長街，又穿過短巷，還是如此。她已經有好幾天沒吃了，走了一陣，腳兒一軟，便跌倒了，勉強爬

了起來，又往前街後街，用力的跑着喊着，幾乎像發了瘋的一樣，卻還是無人買她。她想她或許也要死了，就這樣走在街上跌倒死罷！只是最好能讓她賣了頭髮，葬了公公，她再死去，那就什麼也願意了。

她終無力再跑了，就倒在地上歇息，在旁人看來，她已像個瘋婆子。那時恰巧張廣才在那裏行過，他是預備去探訪蔡公病狀的，一見五娘倒在地上，便問：

「咦！五娘子！你爲甚倒在街上？」說了，把拄杖扶起五娘。

「唉！太公！一言難盡。」五娘只含混的說。

「五娘子！你手裏拿着頭髮做什麼？」張廣才看見五娘的頭髮了。

「太公怕不知道，奴家公公又死了，無錢資送，所以只好把自己頭髮剪下，想賣幾錢爲送終的用。」

張廣才聽了，不由爲流同情的淚，說着：「原來你公公也死了呀！你怎的不來和我商量，把頭髮剪下幹什麼呢？」

「奴家幾番來討擾太公，這次實在不敢再來相煩你了。」



「啊！你說那裏話！五娘子！是你丈夫臨別時候，曾經付託於我，我怎能違背。你無錢使用，我自會借給你。現在你剪下頭髮，又跌倒在街上，這都是我的不好了。」

「太公那裏不好，只是多謝太公慷慨，我公婆在地下必相感激。不過奴家死了以後，太公！誰還你的恩債呢？」

「沒有這樣的事，你只管先回去罷！我卽着人送些錢帛米穀之類，與你使用。」

「這樣真多謝太公，請收留我這些頭髮罷！」五娘卽將頭髮送給太公，太公收了說：「唉！難得難得，這是孝婦的頭髮，剪來送她公婆的，我留在家裏，不但流傳做個話名，日後蔡伯喈回來，拿給他看，也好使他慚愧呀！」

這樣，張廣才回去以後，便派人買棺木，將蔡公殯殮了事，又送米穀之類，給五娘吃用。五娘想把公婆一起葬了，也可了她一件心願，就喊扛夫，將靈柩搬到山旁。她因不願再相煩張老，便自己用裙包土，造了一所墳墓。這正是八月時候，天高日淡，空山靜寂，白楊蕭瑟，丹楓如泣，對景生情，倍覺淒切。她獨自把土包裹，搬來堆在柩上，來來往往，不憚勞苦。她想着葬親自己的孩兒竟不到來，又無堪輿的人，卜墓的吉凶，真是也該老親的倒霉。總是做公公的太想孩兒去求功名，弄得結果自己反而孤老一身，這些苦楚，到死了，他還不能向誰訴說的。

她是一個弱女子，像這樣搬土的工作，她實在擔當不起。加以她幾月來因悲傷過度，又沒有好好食用，形衰力倦，真怕她就會暈倒在這裏的。但再想她爲此而死，也是好的，這正

是把她的心血，來葬她的雙親的骨，所謂骨血的親，倒是名符其實的了。也可教人稱道，稱道趙五娘真能行孝到底哩。

她這樣搬了許多時候，終究氣力用乏，不能不休息了。一息之後，她朦朧地睡去，夢見土地神率領陰兵，運化土石，將公婆墳墓，頃刻造成。又告她墳成之後，不妨改換衣裝，往帝京尋訪夫婿。等她醒了以後，果然墳墓已成，不待她再搬移，因此謝天謝地，知道自己的片苦心，雖不爲人所知，卻已爲神所鑒了。

於是五娘將拜別公婆墳墓，預備回家，只是想起從前與公婆同在一起，雖然吃苦，總也朝夕相見，如今卻黃泉永別，無由倚靠，不覺悲痛更甚，淚如潮湧。又想到她自己雖願和公婆葬在一起，也如在人間可以服侍，但她此後就預備上京，也許死在路上，那末她的屍骨，還怎能運到這裏來呢？

正在這時，張廣才率着家人，也來到山裏，預備幫助五娘造墳。那知一到見墳已成，大爲驚奇。詢問五娘，纔知有神助成，真是孝感動天，自古就有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，無怪五娘也會這樣了。所謂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這原是古人因果報應的說法，不必信以爲真，也不過竭力表示五娘的孝意而已。其實所謂陰兵助成，正是張廣才所派的家人，趁五娘熟睡時候，替她助成，怕五娘又要說許多感謝的話，所以張廣才只裝不知，且預先躲在一旁，過後再來，故作驚奇而已。

八 問衷情牛氏諫父

正是五娘想上京尋夫的時候，伯喈也想念父母妻子，更是鬱鬱不樂。那是中秋的晚上，月色澄清，光被萬頃。牛氏對此情景，正欲與伯喈共賞明月。伯喈起初有些不願，後來被夫人再三強迫，不得不共相賞玩一下。夫人因說：

「相公！今夜中秋，月色可愛。我請你賞玩一番，你既無事，爲甚還要推阻？」

「月色有什麼好玩？」伯喈無心於玩月的說。

「相公！那月色怎麼不好？你看牠光潔澄澈，懸在空中，全無一點纖塵。一年容易，卻很難得常見這樣的月色哩。」

「可是在我想來，今夜此月，不知又照了多少離別的人。」伯喈的話，總老是這樣有含蓄的。

「但也不知照了多少歡樂的人。」夫人卻專從歡樂方面着想，的確像她這樣的環境裏，原沒有所謂「離愁」那兩個字的。「你看，我們浴在這光瑩下面，真像置身在瑤臺銀闕裏面一樣。」

「只是你真到那月宮裏面，怕聽到的總是斷腸聲來得多罷！天下正多是那般離別的邊塞征人，深閨思婦，他們看見這月啊，正是愈明愈圓，使他們愈煩愈惱呢！」

這樣的賞月，使彼此毫無趣味，因此夫人也就草草了事，不歡而散。從此她愈看出伯喈有一種心事，他一定在想念什麼人了，只是他不肯說，使她悶在葫蘆裏一樣。有一天，她終於使伯喈露出真情來了，她方恍然大悟。

原來伯喈自從上次被拐子騙去一信以後，就久久沒有回信來過，他因此心裏又起疑慮，既有鄉親可帶，爲什麼家裏不再寫他第二封家書呢？這樣日夜想念，又成愁悶，雖沒有千丈的綫，兩地卻繫着心的一樣。

那夫人看他這般模樣，一個年輕的郎君，竟是毫無生趣，勸他飲酒作樂，他總是雙眉緊蹙，愁上心來，不言不語，看他十分苦惱，因此夫人便問：

「相公！我看你老是鬱鬱不樂，究竟爲的是什麼呀？」

「唉！夫人！我有什麼不樂呢？」伯喈還是假裝着沒有的說。

「你也不必瞞我了。」夫人正經的說：「古人說得好，愁時愁，笑時笑，所以君子無事並不愁嘆。可是相公呀！你自來我家後，總是不明不暗，如醉如癡，終天愁悶，這又是爲着什麼？難道你還少了吃的，少了穿的不成？」

「這些當然都不是的。」

「是呀！你如說少吃的，那末你吃的是美味珍羞；你如說少穿的，那末你穿的是紫紅羅袍，不是奴家說你相公，你本是草廬裏一個秀才，如今做着了朝中的棟樑大臣，你還有什麼不足？爲甚還要鎖緊了眉頭，使心裏不快活呢？」

「唉！夫人！」伯喈聽了夫人的話，真是更痛心了。他說：「我何曾要穿紫羅袍呢？倒拘束得我不自在。你說我有吃呀！我口裏吃的是幾口慌慌張張要辦公事的忙茶飯，手裏拿的是一個戰戰兢兢怕犯王法的愁酒杯，我也那裏願意來吃呢？至於我做的官，也不過是上朝退朝，實在反誤了我的青春年月，使頭上早生白髮罷了，」

這樣倒使夫人有些奇怪了。一個人的不快活，無非吃穿與名利，現在伯喈既不在乎吃穿，又不想那高官，還想的是什麼呢？因此她又想到下面的幾點問那伯喈：

「那末，除非是你脾氣特別怪僻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除非是奴家待你不好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要不然是府裏太少了賓客陪伴你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也許是太少了美女服侍你？」

「更不是。」

「這又不是，那又不是，我這次可猜着你了。」夫人還以為這一定是不錯了。她說：「怕是相公在秦樓楚館裏面，有個得意的人兒，使你常常掛在心懷罷！」

「唉！夫人！這格外不是了，我有什麼心情，去戀那秦樓楚館的人兒呢？」

「這樣相公究竟爲的是什麼，你爲甚不說給奴家聽聽呢？」

「唉！夫人！我實在不能對你說。」

「你有話爲甚不能對我說呢？」夫人真是格外奇怪起來了。

「不要再問我了罷！夫人！你如真要問我，我只有眼淚回答你的。」伯喈還是不肯對他夫人直截的說明。

這樣夫人也就不想再問，只說：「由你由你。我若不解勸你，你又只管憂悶；想問着你，你又遮瞞着我。我也沒奈何了。只是相公呀！夫妻本是相知的，你也何必這樣提防我呢？難道如俗語所說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嗎？」

伯喈被她這麼一說，倒是有話不能不說了。他也知道夫人的確十分賢慧，只是她的父親，素性強硬，知道他有媳婦在家，必不肯放他回去，所以姑且隱忍，等將來求得郡守官職，再作歸計，倒並非提防他的夫人，只爲她的父親而已，說出來其實也無妨的。他正這樣想時，倒被他的夫人看出破綻來了。她說：

「哦！我想到了，好好，你瞞我也由你，只是你爹娘和媳婦怨恨你，你可受不了呀！我起初以爲你並非想着這些，因爲你從不肯對我直說，可是現在我已明白了，你還想瞞我嗎？」伯喈聽了夫人這話，真如晴天一聲霹靂，一樣的驚奇。因爲這一事情，當初只有她父親知道，她是不會想到的。難道她的父親，已經告訴了她。但嚴謹如她的父親，決不會告訴她這消息，所以幾年以來，他只自己愁悶，她從不知道他愁悶的是爲什麼。現在她既然明白

了，他當然不能再瞞她，就照直的說罷！因此他回答說：

「唉！夫人哪！你既然明白了我的心事，我也不瞞你了。只是你爹爹威勢兇狠，怕他知道我要歸去，所以我忍聲吞氣，想說總不敢說。我等朝官任滿，辭別還鄉，那時他不會提防我，我便可和你雙雙同回歸里。只苦現在我的雙親已老，存亡未知。我不瞞你，前幾天我會帶一封家信回去過的。」

「你既有信寄去，怎的沒有回音？」

「恐怕路途遺失，未必會收到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去對爹爹說，早些和你同去便了。」

「你爹爹怎肯放我們回去，你還是不要提起罷！」

「不妨事的。我爹爹身為太師，難道可這樣不顧仁義嗎？」

「你還是不要去說罷！我知道他脾氣的。」

「相公！你不必憂慮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由爹爹不從我的。」

說罷，夫人便去見她父親。那牛太師也以伯喈自入贅以來，總是愁眉不展，而帶憂容，明知他必想念他的家中，只是自己聲名有關，決不令他回去，否則命他入贅，便沒有意義了。這事其實也只瞞着他的女兒，那個還有不知道的，只是他的聲勢盛大，無人敢在他面前說話而已。如今做女兒的也已明白這個詳細，倒是她很賢慧，毫無嫉忌，反欲與丈夫同行，真是難得。那牛太師還假裝不知，故意向他女兒問：

「你丈夫從到我家以來，總是憂悶不樂，你道究竟爲的是什麼呀？」

「告爹爹得知，孩兒以前實不知道，現在也明白了。原來他娶妻六十日，便赴科場。到現在別親已三年多了，並無消息，因此憂愁不樂，很想回去。孩兒也以爲既嫁蔡郎，便得同去，以事高堂，稍盡婦道的禮。」

這話給牛太師聽了，不覺大怒，說：「我是堂堂相國，你是相國千金，那裏可去服事他們田舍翁，更不用顧念他的窮媳婦。千萬不可聽他的話，只應從你父親的命。」

「爹爹這話卻錯了。」牛氏卻竭力反駁她父親的話說：「爹爹既身居相位，坐理朝綱，難道可以斷他人父子的恩，絕他人夫妻的義，這樣豈不被天下的人，要笑你爹爹太自私嗎？」

「胡說！」牛太師還自有其理由的說：「他既有媳婦在家，你去做他什麼？」

「爹爹！他既有了媳婦，那末孩兒便是他的次妻。」

「什麼次妻！我當初便不知道他家裏有媳婦的。」牛太師要想維持自己的尊嚴，倒撒起謊來了。

「爹爹！這也何妨，一房兩妻，自古本來就有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去還有什麼勾當？」

「若論做媳婦的道理，便須奉侍公婆。」

「便是這些，他已有媳婦在家，你也不必去了。」

「爹爹！俗語說得好，養兒代老，積穀防饑。」

「既說是養兒代老，積穀防饑，那末當初何必教他兒子來應舉呢？」

「唉，爹爹！他求科舉也無非想錦衣歸鄉，那裏想得到爹爹會留他做女婿呢！」

「這個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，又不是我強逼他的。」牛太師又撒謊了。

「他本來埋怨這婚姻的，那裏是千里能相會呢？」倒是牛氏說了實話。

這樣使牛太師又大怒起來。他現在倒不怒那伯喈，只是怒自己女兒，竟也不肯聽從他的話語，只管在伯喈一邊，替伯喈說話。因說：「這樣我倒說我不是了。」

「爹爹！並非孩兒說你不是，委實他天天難過，我不忍相見了。」

「他自難過，關你什麼？」又是牛太師自己的理由。

「既然做了夫妻，難道不好分些憂嗎？」

「好了好了，你對他來說，他若能長在這裏，我就陸他一個大大的官。」牛太師還是一般人的俗見，總以為陸官發財便可解人愁悶的。

「爹爹！這件事我也對他說過了，他並不在陸官發財。」

這使牛太師聽了，又氣得發昏。竟想不到自己女兒，是這樣不肯聽他的話，真使他枉為一個父親了。他說：「呀！你現在只聽着丈夫的話了，可不聽我的話，你這妮子簡直發癡了！」

「爹爹！不是孩兒發癡，實在是已嫁從夫，自古就這樣的。」

「孩兒！你也不妨，只是我沒有個親人在旁，怎能捨得你去！」牛太師想到她總是自

己的女兒，所以話又軟了一些。

「孩兒也知道的。只是爹爹既然這樣想念自己女兒，更不能教他爹娘不想念他了。」

但牛太師總還有一些顧忌，說：「孩兒！不是我不放你同去，只是他既有媳婦在家，你去後也只怕擔誤了你。」

「這倒不必使爹爹憂慮，即便把孩兒擔誤，總比你爹爹擔誤他媳婦好些。」

「既然說擔誤他媳婦，那就教蔡伯喈自己去好了。」

「唉，爹爹！夫唱婦隨，嫁雞隨雞，孩兒那裏可以不隨他呢？」

「唉，孩兒！你總不想想，他是貧賤之家，你怎樣可去服侍他父母呢？」牛太師到此又想自維尊嚴，發起老脾氣來了。

「爹爹！婚姻有什麼高低呢？如論高低，便不必就嫁他。既然嫁了，說他親賤子貴，那裏可以呢？」

「他自有媳婦，你管他做什麼？」

「孩兒也是他們親生兒子的親媳婦，那裏可以不管呢？」

「孩兒！據你說起來，我倒說得不是了。」牛太師又有些氣惱了。

「不是孩兒故意說爹爹不是，爹爹既居相位，說這樣的話，實在是傷風敗俗的。」

牛太師聽到自己的話居然傷風敗俗，真是小氣惱又變成大氣惱了，爲甚自己女兒這樣無禮，竟敢用話來衝犯他？他知道女兒已勸不醒了，便大怒而起，邊走邊說：「我真不相信你

會這樣不聽我的話了，我看你去！」

牛太師便啣了出去，倒教牛氏無計可想。正如古語所說：「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」她相爹爹真太自私，不顧一些仁義，還說她不聽他的話。她這樣怎能去回答丈夫的話，因此倒很煩悶，呆坐着動也不想動了。

那時蔡伯喈在內房裏，也早聽到詳細，便出來見他夫人。夫人一見伯喈，便自慚的說：「相公！這事可不成功了。我爹爹只說我聽你話，不聽他的話呀！」

「夫人！我早對你說過了，不必同你爹爹來說。你爹爹的脾氣，我早知道；我爲甚瞞着不說，也無非爲了這些。現在你真要打破砂鍋，這是你自己要招災攪禍了。」

「這也有什麼可怕呢！只是我看你天天這樣難過，所以想和爹爹說明。那知好事多磨，依然使你隔在天羅地網裏面，這實在是我不好。」夫人只推着自己不好說。

「總是我自己不好，應該老死在京裏，把孝親的事，只好一筆勾消了。」伯喈也推着自己不好說。

「那裏是你不好。」夫人還是要推着自己。她又想到了自己不如一死，死了他也可以歸去了，因此便說：「不如讓我死罷！」

「夫人！你怎麼說這樣的話？」倒教伯喈大驚起來。

「相公！這都是奴家害了你，使你弄得如此。不如奴家一死，那末你便可以歸去，成你孝名，救你爹娘了。」

「夫人！你不要這樣說，萬一你爹爹知道了，我的罪更重了，我還能回去嗎？」夫人仔細一想，倒也是的，因為這樣死去，她父親反說伯喈害死她，他還會不遷怒於伯喈嗎？於是她說：「相公你所說也對，只是累你一時回去不得，怎樣是好？」

「夫人且慢慢等着，你爹爹總也有回心轉意的一天，等到那個時候，我們再來說罷！」於是兩人只得再隱忍下去，且等牛太師回心轉意再說。過了一夜，牛太師確也仔細思量女兒的話，覺得十分有理，自己也不可過分固執。所謂「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。」古人的話實在不錯。只是自己也已年老，膝下並無他人，女兒去後，不免寂寞；不如差一個人去，將伯喈的爹娘和媳婦接來，就同住一起，豈不更好？他主意決定，就在第二天早上，對着伯喈和女兒說明，兩人當然十分贊同，非常高興，不想太師一夜之間，就會回心轉意的了。因此便命院子李旺，前去陳留迎接。李旺聞知還有伯喈媳婦，怕得罪夫人，不願去接。夫人卻說：「你去請她同來，我必重重賞你。」又說：「你不必提起在牛府裏招婿，怕被旁人聽了，責我不是。」李旺方纔奉命，逕到陳留去了。那時蔡伯喈當然心花怒放，三年縈念，一旦勾消，但還有一些顧慮，便是家鄉連鬧飢荒，說不定他們已經散亂，不知飄泊到何處去了。但千萬想不到，他的父母其實早已歸了黃土，媳婦五娘也已上京來尋他了。

九 上京都五娘尋夫

正是李旺來到陳留的時候，也是五娘前往京中的時候了。五娘自葬了蔡公蔡婆以後，便依夢中的事，改換衣裝，扮作道姑，手抱一個琵琶，上京去尋夫婿。她想幾年間和公婆混在一起，怎能一旦便拋開了他們，因她自幼知道一些丹青方法，便想像公婆在時的面貌，畫了一幅公婆的真容，放在背上，也像自己在親傍一般，遇到小祥忌辰，便可展開畫像，給他們燒些香紙，祭些酒飯，也表示她一點孝心，至死不忘。

但她想要描畫公婆的真容，真不容易。因為她只能描畫一個外形，卻不能描畫他們兩個老人家的內心，她畫不出他們受苦的心頭，也畫不出受饑的情形，更畫不出他們想念孩兒兩眼睜睜望穿的神情。她只能畫他們頭髮蓬亂，和衣衫敝垢而已，所以只是一副苦臉苦笑。她何嘗不想把他們畫得臉兒帶厚一些，可是早受了飢荒而消瘦了；她也何嘗不想把他們畫得臉兒帶笑一些，可是從來就這樣皺着眉頭的。不是她不想畫好，只是她從嫁來以後，只有兩月裏面，稍會優游，後來都是愁了。那兩月稍優游的，她現在又忘了。這三四年裏，她只記得他們形衰貌朽。固然像這樣的真容，便是他們的孩兒，怕也認不得是當初的父母，但是即使蔡伯喈認不得他當初的爹娘，總是我趙五娘認得現在的公婆的。

於是她就這般畫了，將真容背了，又到墳墓上去辭別，默默禱着：「公公婆婆！不是奴家要一夫遠遊，只怕我公婆斷絕後裔。奴家如尋得丈夫，便即歸來。路上奴家應該怎樣去，望公婆在暗裏隨時保佑。」

她拜辭了墳墓，又到張廣才那裏告行。廣才問她：「五娘子，你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太公！奴家今天就動身了。」

「你背的什麼？」張廣才看見五娘背上的東西問。

「是奴家公婆的眞容，等到路上時候，乞告些盤費，早晚與他們燒香化紙。」

「是誰畫的？」

「是奴家自己畫的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你自己畫的，一定畫得很好，讓我看一看罷！」

五娘便將公婆眞容給張廣才看，廣才看了，連說：「畫得像，畫得像！」喊着老員外老安人，不免悲從中來。一面便給五娘一些盤費，說：「這幾貫錢給你，作爲你路上的費用。」五娘連忙道謝，總待日後回來時候，總總報答。五娘因又託廣才看管公婆墳墓，看他們兩個老的在日的情面。廣才當然答應，還說：「你但放心前去，老夫少不得這樣的。我自看守，決不爽約。但願你在路上，多多安樂！」

五娘聽着廣才這話，真是又悲又喜，喜的是公婆有人看守，自己可以上京；悲的路途遙遠，自己身體怯弱，能否如期到達，恐難逆料。廣才也看她這樣扮作道姑，而她夫婿定是高官顯爵，一貴一貧，怎肯相認，因此有幾句話想囑咐她，他說：

「五娘子！你從少生長閨門裏面，豈識種種世故人情！當初蔡郎未別時候，你正青春美貌。如今遭了幾年飢荒，貧困害累了你。正如桃花歲歲皆相似，人面年年大不同，蔡郎臨別時候，不是說過嗎？……」

「他說什麼？」五娘搶着問。

「他說是如果成功，便即回來。」張廣才回答說：「如今今年荒親死，他竟一去不回，你須知他的心裏可怎樣了。俗語說得好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唉，五娘子呀！你去京城時候，必須十分小心，逢人總要低聲靜氣，打聽虛實。如果得見蔡郎，萬勿就說苦楚，只把你的琵琶，打動他的心苗，不可就說是他妻子，不可就說喪了雙親，更不可說自己吃糠賣髮那樁的事。否則他爲面子關係，不肯相認，你就難了。」

「多謝太公教誨，奴家決不忘記的。」

「還有一句，你也不妨對蔡郎提起。便是蔡郎如還記得故舊，就說我張老並不相忘。只是我今年也已七十有餘，比你公公少了一句，你去時我還能相送，你回時不知我還在世否，我現在送你，正是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呀！」

張廣才說了，竟不由老眼橫淚。他想起蔡伯喈一家，往昔怎樣熱鬧，如今死的死，走的走。他是他們鄰居，能否再看他們歡聚，真不可卜，而自己年紀也老，人世變遷是這般的快，無怪他愈想愈可悲痛了。五娘自公公死後，一向看他像自己公公一樣，如今分別，真不知何年可以重逢，也爲老漢流起淚來，分外依依不捨，不能告別。最後仍是張廣才停止眼淚，勸她早去早回，不要誤了前程，她纔慢慢地帶淚走了。

自從陳留到那京都洛陽，少不得也有千里路程。五娘獨自一身，擎着一個琵琶，背着雙親真容，登山履險，宿水餐風。真是吃盡多少苦楚。沿路又沒有這許多盤費，只得彈着琵

琵琶，隨人抄化，好像求乞一般。她想着故鄉越離越遠，雙親墳墓，從此更難得見，所幸雙親真容，背在身後，得以隨時相顧，也總算聊慰痛楚於萬一了。只是他到了京裏，也有一件難處，便如張老所說，倘使尋見丈夫，他見自己這般襤褸，不肯相認，怎麼是好？再想他究竟是個讀書明禮的人，也當記得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怎能從此就拋卻妻子，永不相認。但又怕他如在府堂深隱，她便怎能進去。又如他在駟馬高車上面，怎能認她一個貧苦的婦人。雖然她有雙親的真容，可是雙親面貌已消瘦得多，不像從前的豐滿，他怕又不相信了。

這樣她想來想去，真怕雖然到了洛陽，還是無濟於事。但她總得像張老所指示的，小心探聽，必定能得一個下落。人說洛陽花似錦，她總還能看到這似錦的花罷！雖然現在已是冬天，她的花兒應當還開着的！

終於行行復行行，跋涉復跋涉，五娘是到了那京都洛陽了。她聽到城裏彌陀寺，正在啓建道場，舉行佛會，不免到得那裏，抄化幾文錢鈔，順便也好追薦公公婆婆。

這彌陀寺是京裏很著名的寺院，常有官員貴客來此遊玩，寺僧五戒，啓建這個道場，無



非想借此抄化香錢，添助寺中開支。這天就有兩個官人，其實都是浪子，愛好使錢，來寺湊看熱鬧。五戒便向他兩人勸募，各人都捨了五錠。正在此時，五娘也走了進來，兩人看了很覺奇怪，先由一個大的問：

「你從那裏來的？爲甚當做道姑？」

「我從陳留來的。」五娘回答：「本來良家的婦人，只爲丈夫擔誤，所以出此。」

「他怎麼擔誤了你？」又是那大的問。

「他從到京來應試後，便未回鄉。鄉裏卻鬧着飢荒，死了他的二親。」

「如今你來這裏做什麼？」

「就爲尋丈夫而來。」

「你丈夫在那裏？」那小的也插着問。

「不曉得他在那裏。」

「這就難了。」那大的看見五娘抱着琵琶，便又問：「你抱着這個琵琶做什麼？」

「奴家將此琵琶，彈幾個曲兒，抄化些錢鈔，想在此寺中追薦公婆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那小的十分高興，連忙又問：「道姑！你會彈什麼曲兒？你會彈也兒四

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你會彈八佾手嗎？」那大的也問。

「也不會。」五娘說：「奴家只會彈些行孝曲兒。」

那時五戒在旁，只聽他們問答到此，便說：「道姑，難得這兩位官人在此，你好好地彈幾個曲兒給他們聽，他們自會重重賞你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只怕奴家彈得不好，還望官人不要見棄！」五娘倒對那兩位官人打量了一下。

「你只管好好的彈，我們重重賞你就是。」

兩位官人既然也這麼說，正是五娘所願望的，便彈起琵琶，唱着行孝的曲兒，那第一曲是：

凡人養子，最是十月懷擔苦；更三年勞役抱負。休言他受濕推乾，萬千勞苦，真個千般愛惜，萬般迴護。兒有些不安，父母驚惶無措。直待可了可了，歡欣似初。

大家都說「彈得好」「彈得好」。實際兩人都已沒錢，便由小的脫了一領襖子給她，又勸五娘再彈。那第二曲是：

兒行幾步，父母歡欣相顧；漸能言能走路。指望飲食羹湯，自朝及暮，懸懸望他，望他不知幾度。爲擇良師，只怕孩兒愚魯。略得他長俊，可使歡欣賞賜。

大家又說「彈得好」「彈得好」，小的既然賞了襖子，大的便也如此，勸五娘再彈。那第三曲是：

朝經暮史，教子勤詩賦；爲春闈催教赴。指望他耀祖榮親，改換門戶。懸懸望他，

望他腰金衣紫。兒在程途，又怕餐風宿露。求神問卜，把歸期暗數。

大家仍說「彈得好」「彈得好」，只是大家再脫裏面便都是破衣裳了，而且身上也受寒，可是大家還愛聽她唱去，所以小的便又脫了一領襖子。那第四曲是：

兒還念父母，及早歸鄉土；看慈烏亦能返哺。莫學我的兒夫，把雙親擔誤。常言養子，養子方知父母。算那忤逆男兒，如孝順爹娘之子，若無報應，果是乾坤有私。

大家還是說「彈得好」「彈得好」，可是那大的真不想再脫衣送她了。而且已經去了一領襖子，這樣回去，也成什麼模樣，便怪五戒不好，有意裝成騙局，借聽曲爲名，把他們衣服都騙光了。五戒卻說：

「唉！我怎麼會騙你們，是你們自己把衣裳送給她的。」

「禿驢！」那大的倒發起火來：「你說不會騙過我們，但是我們聽了道姑的曲說彈得好，你也說彈得好，只管讓我們將衣裳賞給她，這不是騙我們嗎？」

「你不送還我，我捉你到縣裏去！」那小的也附和起來。

「天哪！我不曾見過這樣沒有行爲的人。」五戒一面又對五娘說：「道姑！沒有辦法，你還是把衣裳還他們罷！」

「衣裳在這裏，拿還給他們好了。他們既不情願，我要這些衣裳做什麼！」

五娘就不要兩人的衣裳，兩人都穿了起來，還厚臉的說：「錢鈔雖則那裏不用，只是寒冷卻忍不得。」那大的更俏皮的說：

「道姑！方纔說道你彈得好，唱得好，現在我想起來，你彈得不好，唱得也不好。你不信時，再彈唱一曲看看。」

「奴家不想彈了，也不想唱了。」五娘當然也不願再彈唱了。

兩人聽了，就說她不敢再彈唱了，他們就得回去了。這也是五娘的不湊巧，竟會碰着那種浪子，既然抄化不得錢鈔，便沒有東西備辦奠禮，只將公婆真容掛在壁間，拜禱一番，以表來意而已。

五娘正在拜禱公婆真容時，那知一聲呵喝，說是「道姑迴避！」原來有高官來了，小百姓必須走避。五娘因為在慌忙之際，竟來不及收取真容，向外而奔。隨從拿得這幅真容，高官便問是誰，隨從說是剛纔道姑遺下的，高官便命叫她轉來，還給她去，那知五娘去得已遠，叫不應了，高官因說：「既叫不應，且將牠收下。」

原來這高官就是蔡伯喈，因為他已派李旺去接雙親來京，不知路上是否平安，因此來到寺裏，祈求保佑。他命和尚請佛，和尚請了，他再上香，默禱雙親一路平安，望菩薩護持保庇。這樣禱拜完畢，也就歸去。五娘打聽這位高官，就是狀元蔡伯喈，真是湊巧極了。這也可說是佛法幫助，使他們夫妻得以重會的日子到了。只是她在慌忙中失去了公婆的真容，想必也是他收去的。這樣且到明天，她逕投他家裏去，以抄化爲由，打聽消息，倘或因此相會，也是可能，因此她的心裏，真是安慰極了。

十 得真容伯啣逢婦

第二天一早，五娘仍扮着道姑，就到蔡狀元的府裏來了。這幾天蔡夫人牛氏，正因爲公婆早晚就要到來，想派一二個精細的人伏侍他們，心中頗爲操心。因爲府裏雖也多的是使喚的人，卻沒有精細的婦人，可供他們使喚，因此她命院子，到街坊上去尋問，有沒有那種婦人，討一二個來使用。

那天早上，院子正想出門，去尋問精細的婦人，湊巧五娘到來，她便稱一聲「府幹哥稽首！」院子問她來幹什麼，她說抄化，院子便通報夫人，說是「精細婦人倒沒有，正遇着一個道姑在門口抄化。」夫人便說讓她進來。一見確是一個生得面目清秀的道姑，便問：

「道姑！你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貧道從遠方來京，想到府上抄化。」

「你有什麼本事，來此抄化？」

「貧道不敢誇口，大則琴棋書畫，小則鍼砭工夫，次則飲食肴饌，都略知一二。」

「哦，原來你有這等本事。那也何必在街坊上抄化，就在我府中吃些安樂茶飯，你想怎樣？」

「若能這樣，真是感恩非淺。只怕貧道沒福，沒有可以稱夫人心的地方。」五娘當然是

十分願意的說。

畢竟是夫人自己也十分精細，就囑咐院子問道姑詳細來歷後，再可收留。院子因問：

「道姑！我且問你，你是從幼出家的，還是在嫁出家的？」

「貧道在嫁出家的。」五娘回答。

夫人倒不明白這個關係，院子卻說：「自幼出家，是沒有丈夫的；在嫁出家，是有丈夫的，那道姑是有丈夫的。」

「呀！險些我弄錯了。她既有丈夫的，難以收留。」夫人便吩咐院子說：「院子！你多打發些齋糧給她，教她別處抄化去罷！」

院子因此打發些齋糧給五娘，教五娘再到別處去抄化。五娘方悔自己不該說在嫁的，否則不是會收留她嗎？現在她只得從實對院子說：「府幹哥！貧道並非真因抄化而來，是特地來此尋丈夫的。」

院子便告訴夫人，夫人又問五娘說：「原來如此。道姑！我且問你，你丈夫姓甚名誰？」

這教五娘倒很難說，如果直說出來，恐怕夫人要驚怪的；如果不和她直說，則她等於白來府裏。她想了一會，只得把蔡伯喈三字改變一些對她說，看她意思怎樣，再作道理。她說：「夫人！貧道丈夫姓祭名白諧，人人都說他住在牛府中的，怕夫人也知道罷！」

「我那裏知道！」夫人真想不到有一個姓祭的人，又問院子：「你管各廊房的，有那姓祭的嗎？」

「小人管許多廊房，並沒有這個人。」院子毫不思索的回答。

「道姑！我這裏沒有，你可到別處去尋，不要擔誤了你自己。」夫人想下逐客令了。

五娘一想，這樣她永遠也尋不着了，便索性哭了起來說：「天哪！個個人都說我丈夫住在貴府裏面。如今既是沒有，奴家想起來，莫不是他已死了嗎？唉！丈夫！你若是死了，教我倚靠什麼人呢？」

夫人終究是賢慧的，看見五娘這般情形，就說：「可憐這婦人，你且不要憂愁，權且住在我府中。我命院子到街坊去尋問你丈夫的蹤跡，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若能如此，這真是夫人再造的恩了。」五娘當然十分願意的回答。

「道姑！只是你在我的府中，不要這般打扮，我替你換了這衣裳罷！」夫人卻還有個要求。

「貧道不敢換這衣裳。」五娘倒有些奇怪了。

「爲甚不敢換呢？」夫人也奇怪起來。

「因爲貧道有十二年大孝在身，所以不敢換的。」

「咦！大孝不過三年，怎麼會有十二年呢？」

「貧道公公死了，這是三年；婆婆死了，又是三年；薄倖的丈夫久留都下，一竟不還，又替他帶了六年，所以共成十二年了。」

「唉！有這樣孝行的婦人！」夫人真欽佩五娘的孝行，不過她又說：「道姑，你雖如

此，可是我的相公，最嫌人家這樣打扮，你總得改換一下的。」

夫人便由自作主，命院子喊了鬢惜春出來，取了妝奩衣服。五娘到此，還是不肯改換。她自從嫁蔡家後，只兩月梳妝，以後就不如此了。現在對鏡自照，已經清瘦得多，還用梳妝幹什麼。她更不願換衣。這些錦繡衣服，她當初嫁時，也何嘗沒有，可是從丈夫走後，她都當的當賣的賣了。現在還有何種心緒，穿那種衣服。夫人看她這樣，自也不能相強。又看她憂心苦貌，爲公婆守孝如是，真是難能。因此又問五娘：

「道姑！我且問你，你公婆爲甚死了？」

「夫人！不瞞夫人說，我們鄉間，連年飢荒，加以丈夫在外，不能奉侍，因此公婆忍飢不得，相繼去世了。」

夫人聽了這話，不由自己也悲傷起來。因爲她雖也有公婆，但不能自己奉侍，有愧婦道多了。五娘看她這般，很是奇怪，便問：「夫人也爲甚傷心起來？」

「道姑！我丈夫正是久別他雙親的，我也沒有奉侍過我的公婆哩。」

「他怎麼不回家去？」

「他本想辭官回家，只是我的父親，不肯答應。」

「他家還有妻嗎？」

「他家裏也有妻的，只怕不會像你奉侍她的公婆。」

「他爹媽如今在那裏呢？」

「真是遠在天涯！」

「夫人！何不接他們同住在一起呢？」

「早已教人去接，不知途上情形怎樣。」

五娘聽到這裏，越發明白她的丈夫就是自己的丈夫了，因此她想用言語來試她一試。她問：「夫人！你說他那裏也有妻子，那末迎接過來，怕不能和夫人相和罷！」

「道姑！但得她能像你這樣賢慧，我情願讓她在她下面。只愁她在路途上也很辛苦，教人望得眼巴巴的。」

五娘到此實在忍也忍不住了，她便想直認自己就是蔡伯喈的妻子，就說：「夫人！你也不必爲她牽掛了，你要認識蔡伯喈的妻子嗎？」

「她在那裏？」夫人倒奇怪的問。

「奴家正是她……」五娘就一口承認了。

「哦！原來你就是她……」

「夫人！奴家難道敢說謊嗎？」

「這樣，你真爲我吃苦不少了。姐姐請上坐，待奴家見禮。」夫人就連忙起身，要讓五娘上坐，五娘連說不敢，終於再三推讓，五娘也答應了。夫人又說：「一樣做他媳婦，我安然，你受禍，你做了他的孝婦，我卻被旁人謾罵了。」

「咦！旁人罵夫人什麼？」

「公公死了，婆婆死了，旁人還不罵我嗎？」

「夫人！他當初原不想來應試的，也只是他爹爹不肯答應。他們的死，那裏可怪你的不好呢！」

「姐姐！他在這裏，的確也想回來，只是辭官不得，辭婚也不得，所以就被留住了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他原不是有心不回來的。」

「姐姐！事情既然如此，只待相公回來，你就可和他見面了。只是我教你改換衣妝，你又不肯。只怕相公見你這般襤褸，萬一不肯相認，怎麼是好？我想起來，相公往常退朝時候，總到書館裏去看文章。姐姐既是無所不通，何不走到書館裏，寫幾句言語去打動他。那時節我再與你說個明白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「夫人說得很對，就是我寫得不好，也要這樣做的。」

於是夫人便陪五娘到書館裏去。那書館原是伯喈退朝後讀書的地方，佈置得十分雅潔。昨天他在彌陀寺中所收下的畫像，院子也就把牠掛在那裏。五娘一進書館，正想找尋紙張，不想擡頭一看，壁上正有一幅公婆真容，原來就是她所遺失那幅，因此哭拜一番，就想題在公婆真容後面，這是最適當也沒有了。

她想着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如今已是千里來相會，難道竟對面不相逢嗎？她想這事決不會如此，只要她寫得有因，總也能打動他的。於是她便在真容後面，題了這樣一首古詩：

崑山有良璧，鬱鬱璠璣姿。嗟彼一點瑕，掩此連城瑜。人生非孔顏，名節鮮不虧！拙哉西河守，胡不爲皋魚？宋弘既以義，王允何其愚？風木有餘恨，連理無傍枝。寄語青雲客，慎勿乖天彝！

她題好了詩，仍將真容掛在那壁上。她想即使這真容他認不得，她的筆跡總能認得的。

五娘題畢，便退出書館。過了一會，伯喈退朝還家，便到書館裏面，閒看書籍。先看一看本尚書，在堯典裏說虞舜父頑母嚚，舜卻奉侍以孝。他因想着自己雖有父母，卻不能奉養，看還什麼尚書。接着又拿春秋來看，其中有「穎考叔曰：小人有母，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，」又想起自己雖做了大官，倒把父母撇下，還看什麼春秋。他父母當初只望他讀了古聖文章，可以知道孝義，那裏知道現在讀了古聖文章，反而誤他不孝，倒不如不讀書的，能够奉養他的雙親。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反教他撇卻了他的父母；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，反教他撇卻了他的妻子。這樣想來，他真想不再讀書，且看看壁上山水古畫來散散悶。他忽然看到那幅畫像，是他昨天在彌陀寺中燒香拾得的，院子竟會把牠掛在這裏，他現在倒要仔細的看一看了。

不看猶可，看了倒像是他雙親模樣。但再看又像不是，因爲他的媳婦最工鍼線，不應教他爹娘穿着這樣破敝衣裳；況且早幾月也有信來，說別後健康無恙，怎麼便變成這般淒涼的樣子。還有他想寄一封信還不能夠，他們那裏有誰會來到京中。天下原也有面貌相像的，像孔子與陽虎便是這般，他們那裏是他的爹娘呢？

可是再想一想，他們也許是的，因為畫師畫得不好，便像這樣貧苦相了。從前毛延壽有意把王嬙畫得壞些，不是一個好例嗎？他因此心裏像小鹿兒在撞着，怕真是他的爹娘呢？那末他的罪惡大極了。他又想到是畫像總有標題，便轉過來一看，果然有一首古詩題在後面。他讀了以後，更覺得句句像在說他。怎麼會有這樣巧的事呢，他有些奇怪了。他想問問他的夫人，或者會知道一二，於是他便喊夫人過來。

他的夫人進來了，他便怒意的問：「夫人！那個到我書館裏來過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人呢！」夫人假裝不知的回答。

「我昨天到彌陀寺中燒香，拾得那幅畫像，院子不知道就裏，也將牠掛在這裏。什麼人在背面題着一首詩？」

「大約原來就這樣寫的罷！」

「那裏是這樣的，你看墨蹟還未乾呢！」伯喈將題詩指給夫人辨認。

「噫！我知道了。不過這詩究竟講些什麼，奴家卻有些不懂，請相公解說一番罷！」

「我告訴你罷！」伯喈解着詩說：「崑山有良璧，鬱鬱璠璵姿。嗟彼一點瑕，掩此連城瑜。崑山是地名，產得好玉，價值連城；若有些兒瑕玷，便不貴重了。人生非孔顏，名節鮮不虧！孔子顏子是大聖大賢，德行渾全，大凡人非聖賢，能忠不能孝，能孝不能忠，所以名節多至欠缺。拙哉西河守，胡不如皋魚。西河守吳起，是戰國時人，魏文侯拜他為西河守，母死不奔喪。皋魚是春秋時人，只為周遊列國，父母死了，後來回歸，自刎而亡。宋弘既以

義，王允何其愚！宋弘是光武時人，光武試把姐姐湖陽公主嫁他，宋弘不從，對道，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王允是桓帝時人，司徒袁隗要把姪女嫁他，他就休了前妻，娶了袁氏。風木有餘恨，連理無傍枝。孔子聽得皋魚啼哭，問其故，皋魚說道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西晉時東宮門有槐樹兩株，連理而生，四傍皆無小枝。寄語青雲客，慎勿乖天彝！傳言與做官的，切莫違了天倫。」

「相公！那不奔喪和那自刎的，那一個是孝道？」

「那不奔喪的是亂道。」

「相公！那不棄妻和那棄妻的，那一個是正道？」

「那棄妻的是亂道。」

「相公！你想學那一個呢？」

「呀！我的父母，雖不知他們存亡怎樣，但我決不學那不奔喪的見識。」

「相公！你雖不學那不奔喪的，但如你這般富貴，假使有糟糠的妻子，衣衫襤褸，面貌醜惡，這樣辱沒了你，你也不肯相認了罷！」

「夫人說的是那裏話，即使辱沒了我，終是我的妻子，義不可絕的。」伯喈義正理直的說：「夫人！你說的未免好笑，可見你的心兒還窄。我決不學那王允的見識，棄舊喜新。古人說得好，棄妻只有七出的條理，現在她一非不順父母，二非不生子息，三非淫，四非妬，五無惡疾，六不多言，七不竊盜，即使是她貌醜，我怎可就休棄她呢！」

「你話雖如此，一見面了，也許會這樣的。」夫人有意激怒着說。

「夫人！你把我說得太過分了。究竟這題詩的是那個？」伯喈聽夫人這話，愈相信夫人是知道那題詩的人。

「相公！你問他幹什麼？」

「夫人！他把我嘲笑得這樣，我是不肯饒恕他的。」

「相公！你認得那詩的筆蹟嗎？」

「不認得。」伯喈隨便看了一眼又問：「是誰？」

「是你大嫂，姓趙的，我正想告訴你呢！」

夫人說了，便喊姐姐快來。五娘正聽得他們在吵鬧，也知道是自己題詩的緣故，就連忙進來。夫人立刻對着伯喈說：「相公！是她題的詩句，你還認得她嗎？」

「她從那裏來的？」伯喈一時真也認不清楚，三年不見，不信五娘已變成這個模樣了。

「相公！她從陳留郡來的，正要尋問你呢！」

伯喈被夫人這麼一提，才恍然大悟，真是五娘到了，這在他是夢也想不到的。看她打扮如此，不由悲喜交集，連忙上前說着：「呀！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呀！」豆大的眼淚便流下來：「娘子！你怎麼穿着這樣破襖，而且都是素的，莫不是雙親已經……」

五娘也因高興得過分，流着眼淚，說：「官人！自從你別後，家鄉連遭水旱，一家人都變成了餓殍。」

「張太公會周濟你嗎？」伯喈問。

「只有張太公可憐我們，否則更無倚靠了。」

「後來便怎樣呢？」

「因爲日子過久，兩個老親，終於相繼去世。」

「唉！原來我爹娘都死了！娘子！你怎樣殯殮呢？」伯喈聽了，真如晴天一個霹靂。

「我剪頭髮賣些錢鈔，總算都殯殮了。」

「如今安葬了沒有？」

「墳已造了，那些泥土，就是用我麻裙包裹的。」

伯喈聽到這裏，真是心痛如割，立時昏厥過去，賴得五娘和牛氏快快營救，得以出險。伯喈現在才知道這幅畫像，真是他父母的真容，不由慟哭欲絕，連忙跪拜，喊着：「蔡邕不孝，把爹娘相拋。爹娘呀！我與你們別時，豈知這樣早知如此，我拚死也要回來了。」他更對不起五娘，說是「你爲我受煩惱，你爲我受劬勞，謝你葬我爹和我娘，你的恩真是難報了。」

五娘至此也十分原諒她的丈夫了：「說什麼受煩惱，說什麼受劬勞，這些都是做媳婦所應受的。只是你的爹娘就這樣去世，我的心裏還難過的。」

他們兩人這樣你推我辭，倒教牛氏更痛苦起來。她覺得這都是自己爹爹的不好，同時他爲甚不早些告訴她，竟擔擱了這許久日子。否則這種禍事，也許不會有的。所以她也說：

「相公！是我誤了你的爹娘，更誤了你的名兒不孝，都是我的不好。現在既然如此，就該辭官回鄉，共行孝道。」

「夫人！只怕你去不得。」伯喈倒還顧慮這一點的。

「相公！我那裏是去不得，我既然是你的媳婦，也應該同去拜你爹娘的。」

這樣一說，大家真是同心一意，決計回鄉去了。

十一 掃墳墓張公遇使

五娘既然與伯喈得以重逢，又賴牛氏賢德，因此三人決計同歸鄉里，拜奠爹娘，雖然生不能養，總也得死去祭祀了。正在其時，那牛太師上次所使的李旺，登山涉水，費了許多勞苦，來到這陳留郡了。他到了蔡家莊前面的山上，遠遠看見一位老者，想問問他，蔡狀元的府上在那裏，不想那老者正是張廣才，聽了倒受一噤。問答起來，才知道是伯喈差他來的。

原來自五娘上京去尋伯喈以後，他受了五娘的託，時常來到這山上，看管蔡公蔡婆墳墓。掃掃墓旁落葉，添添墳上封土。這正是冬令時候，黃葉飄落，滿墓皆是，他雖年邁，總是親自掃除，不差別人，也可謂對知己盡友誼極了。泥土也是親自添加，不辭勞力，真是一個難得有義的熱腸人。他想蔡公一家，現在落得如此光景，不由悲從中來。又怕五娘去後，伯喈未必能回，自己年也老邁，朝不保夕，因此向墓前默禱說：

「老員外！老安人！自古道，未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身；已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墳。只怕你也難保百年墳了。我老夫在日，還來爲你看管，若老夫死後呀，教誰再來添上三尺土呢？」

正這樣默念時候，湊巧李旺過來，不覺驚奇，因爲在那山上，從來很少人會來探望他的，因此便問：

「小哥！你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小人從京裏來的。」

「現在將往那裏去呢？」

「奉相公差到這裏來的。」

「你相公是那地方人？差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相公特差小人，來接取他的太老爺，太夫人，和

那小夫人，一同到京裏去。」

「你相公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相公的名字，小人怎敢說！」

「荒僻野山，但說不妨的。」

「我相公是蔡伯喈。」

張廣才一聽是蔡伯喈，不由怒從中來，說：「你不要



提起蔡伯喈，他的爲人太壞了。」

「呀！他有什麼壞處？」李旺倒奇怪起來了。

「他既然做了大官，爲甚拋棄了他的父母這許多年？」

「他父母在那裏？」

「就是這一堆墳墓。」

「哦！原來太老爺和太夫人都死了呀！不知怎樣死的？」李旺倒吃了一大驚。

張廣才因李旺的問，便將伯喈別後，鄉間連遭飢荒情形，一一告訴他了。並且說五娘如何賢德，當衣賣髮，糴米做飯給公婆吃，自己只吃糟糠；又買棺材殮殮，親自包土這所墳墓。李旺聽了，也十分感動，便問：

「這小娘子如今在那裏？」

「她如今正往京裏去了。」

「她拿什麼做盤費呢？」

「小哥！我不瞞你，她彈着琵琶抄化而去的。」

「這真不巧極了。」李旺說：「蔡相公特地差小人來迎他的父母妻子，如今太老爺太夫人既死，小夫人卻又走了，怎麼是好？」

「你且慢着，我與你說給他父母知道好了。」張廣才倒也風趣，便拜着墳墓說：「老員外，老安人！你孩兒做官，如今差人來接你們到京裏去，同享富貴，你們去不去呢？」

說着，便大哭起來，李旺只得勸着說：「公公不必悲傷了。小人如今回去，教蔡相公多做些功德，追薦他們便了。」

「他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葬不能祭，這是三不孝罪大惡極，即使多做功德，還有什麼用呢？」說得李旺不知怎樣回答是好，接着張廣才又問：「你相公如今在那裏？」

我相公如今入贅牛丞相府裏。」

張廣才聽伯啗入贅牛府，更是怒氣沖天，大聲說：「小哥！你如今趕快回去，說我張老有話對他說……」

「要說什麼？」

「你說張老有話，說他只拜別人的爹娘，真是好極了。他的親爹娘，原不值得他一拜的。」

「公公！你不要錯怪了人。我相公要辭官，皇帝不從；他要辭婚，我太師不從。他也是沒奈何呀！」

「怎麼據你說來，他也是無可奈何。他當初在家時候，原不肯應試，他的爹爹不從呀！這樣說來，是三不從把他害了，三不孝原不是他的罪惡。」

「公公！你險些兒錯怪了人。」

「那末，這是他的爹娘福薄運乖，不關他的事了。」

張廣才既明白伯啗並非不孝，因此心裏也就安慰不少。李旺既然知道五娘也不在家，因

此便想告辭，回京覆命，便問老漢究竟是誰，廣才因說：

「小哥！我老漢不是別人，張太公的便是。當初蔡伯喈臨別的時候，把他父母囑咐與我。如今他父母都已身死，小娘子又去京裏尋他，將近個半月日。你如今回去，一路上如遇見一個婦人，道姑打扮，拿着一個琵琶，背着一幅真容，便是你相公的小娘子，你要好好奉侍她去就是了。」

李旺說聲知道，就向張廣才告別。一路急急忙忙，趕回京去，卻不見小娘子的婦人，那裏知道她早已到京，現在正預備南歸了。等到李旺趕到京裏，還以為未便對老相公去說，應先說給蔡相公知道，那知蔡相公早已走了，房門緊閉，闔無一人。倒被老相公牛太師聽見，從裏面出來，知道李旺已回，倒很安慰。他已知道一切，所以不待李旺的回話，便先自說着：

「李旺！你回來了。你知道嗎？我小姐和蔡相公都回家去了。」

「蔡相公小娘子會到過這裏嗎？」李旺因聽牛太師未曾提及五娘，有些奇怪起來。

「我見過她了。」牛太師說：「李旺！我且問你，蔡相公父母既死了，媳婦又來了，你到那裏，還遇見過什麼人沒有？」

「相公！我到得陳留，就遇着一個老翁，在相公爹娘墳上拜掃。他說相公的爹娘呀，果然因飢荒都喪了。他媳婦也已來京尋夫。所以我是白跑了一趟。」

「李旺！我如今想去朝中上表，奏蔡氏一門孝道。等到皇上降了詔書，我也要自去陳留走一趟了。」牛太師至此倒也大發仁心了。

「老公！這個趙氏，真是難得之至。」李旺更特別提及五娘的賢德。

「便是一家都難得。」牛太師倒並不專在五娘，他說：「一來蔡伯喈不忘其親，二來趙五娘子孝於舅姑，三來我小姐又能成人之美。一門孝義如此，理當保奏，請行旌表的。」

「相公說得最是。」李旺也附和牛太師的話。的確，除五娘是難得外，蔡伯喈始終不忘其親，牛小姐能够不相嫉忌，也都是難能可貴的。

十一 歸鄉里蔡門旌獎

原來自五娘與伯喈在書館裏相逢以後，又加牛小姐的慰勸。決心同回鄉里。當初牛太師聞知，心裏還不十分高興，說是我小姐同去幹什麼，倒是管家婆的姥姥，勸解牛太師說：

「相公！他父母都死了，只是一個媳婦支持。如今小姐要同他回去守服，有什麼不可呢！」

牛太師卻大怒說：「我的小姐，怎麼可爲別人帶孝？」

「相公且息怒罷！聽老奴告稟。」姥姥說：「媳婦事公婆是天經地義，相公怎麼可以不教小姐同去呢！當初是相公留住他們，如今相公可不能再留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牛太師還是盛氣的說：「我不教女孩兒去，卻怕怎麼？」

「相公呀！事情總須依禮而行，怎麼但用聲勢呢？雖然相公在朝十分威盛，但也要提防

衆人的許多口呀！」

那時在旁的院子，也勸着牛太師說：「小人也知道相公只愁小姐從未出門，吃不起路上苦楚。不過相公呀！古語說得好，女兒總是朝外的，既然做了人妻，應當讓他們夫唱婦隨。這事早已註定的了，正如船到江心補漏遲，今日後悔也已來不及了。」

牛太師被兩人這麼一勸，倒也不再固執。自己仔細一想，確也有幾分錯處，只是自己女兒，自幼嬌養，現在要跋涉千里，所以不願；兼以自己也已年老，膝下只此一女，所以不忍分離。現在既怕人講是非，況且出嫁之女，就讓他們去罷！正在這時，伯喈五娘和小姐也恰進來。正欲向太師告別。牛太師早知他們來由，便說：

「賢婿！我聽說你父母都已去世，你媳婦來此相尋，這事真嗎？」

「這事真的，愚婿正來稟知岳丈哩。」伯喈說。

那時牛太師也已看見了五娘，便問：「這可是伯喈的媳婦嗎？」

「奴家正是。」五娘回答牛太師說。

牛太師仔細打量五娘一會，也連連稱贊她真賢德。因此牛氏便說：「孩兒有一事拜覆爹爹知道，娶妻所以養親。孔子說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像姐姐爲蔡氏媳婦，都件件做到。孩兒也爲蔡氏的媳婦，卻一件也沒有做過。這樣想來，真得罪於公婆，有愧於姐姐。現在特講於爹爹之前，願居於姐姐之下。」

「孩兒也說得是。」牛太師倒也寬弘大量了。

但五娘卻還十分謙虛，她說：「自古說得好，人有貴賤，不可概論。夫人是香閨繡閣的名妹，奴家是裙布釵荆的貧婦，況且奉聖旨以成婚，那裏可以讓奴家來居下呢！」

牛太師倒也識禮，仍說：「五娘子！你今日既無父母，又喪公婆，恰便是我的女孩兒一般。況且你先歸於蔡氏，年紀又較長於吾女，這實合禮的，你也不必多辭了。」

「你兩個就以姊妹相呼好了。」最後才由伯喈作主，各人不必謙遜。衆人都說是對。接着伯喈便說：「愚婿今日拜辭岳丈，領二妻同歸故里，共行孝道。等到服滿之後，再來侍奉尊顏。」

「賢婿！我真捨不得你去。如今你爹娘既不幸了，我也難再留你。」牛太師有些捨不得的樣子。

「爹爹，孩兒暫別尊顏，實出無奈。爹爹善保尊體，不必牽掛！」牛氏安慰着太師。太師聽了這話，倒反悲傷起來，牛氏又說：「爹爹放心！孩兒此去，不過三年之期。」

可是牛太師看到女兒就要離去，總還悲戚，因此衆人勸相公保重身體，不要過分悲傷。蔡伯喈也說：「感岳丈厚恩，豈敢忘情！」五娘也說：「謝相公教孩兒同行，非但增榮故里，就是泉下公婆，死也瞑目了。」牛太師因此囑咐五娘說：「五娘子！我女孩兒少長閨門，凡事望你指顧。」五娘當然答應，請太師放心。

這樣只有牛氏還很傷情，眼看爹爹這樣年邁，她就要和他分別，怎不教人痛心。她想不去，勢必誤了公婆，被人譏評。她若去呢，又撇了爹爹，教他老人家孤單了。牛太師又說：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說：那時在旁的張廣才，也叩見牛太師。牛太師聞知是張廣才，乃是伯喈大大的恩人，便

「原來就是張太公呀！我在朝裏，也聞他仗義高名。」一面吩咐伯喈說：「賢婿！你今起服回朝，未得報他深恩。我有黃金一笏送他，聊表報答之意。」

伯喈便請張廣才收了，廣才卻辭謝說：「救災卹鄰，原是人情之常，但使你二親不保，實有愧顏，怎敢受令岳的賞賜呢！」

「太公且暫收下，卑人當申奏朝廷，還有區區犬馬報效。」伯喈仍請張廣才收金。

「相公說那裏話，此金斷不敢受！」廣才還是謙辭。

「賢婿！張太公是個高義的人，不可再強。」牛太師說：「且待老夫回京，當奏請官職俸祿，以酬大恩好了。」

於是衆人都十分高興，數載辛苦，一旦榮華，既耀門閭，又進官職，孝男義女，名傳天下，沒有人再可比他們了。雖然伯喈還以爲二親飢死，只博得自己的名利，可是五娘以爲公姑已有封贈，也當含笑在九泉了。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新三版

編新

趙五娘

洋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
(外埠酌加郵費)

編者 楊德恩

版者 廣益書局

廣益書局

上海河南路

上海編者各



封面繪意：上京都五娘尋夫

洋裝一冊